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十六

唐紀八

上元二年正月壬子斬劉展

實錄云乙卯平盧兵馬使田神功生擒逆賊劉

展舊神功傳亦然今從劉展亂紀

平盧軍大掠江淮

劉展亂紀孫待封降以下事在二月今因展敗終言之

二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邙山官軍大敗

實錄曰史思明

潛遣間謀反說官軍曰洛中將士久戍思歸士多不穆魚朝恩以為然乃告光弼及僕固懷恩衛伯玉等曰可速出軍以掃殘寇光弼等然之今從舊光弼傳實錄曰光弼懷恩敗績步兵死者數萬今從舊思明傳

二月甲午衛伯玉破史朝義

實錄作甲子按長曆此月丙戌朔下有戌戌當

作甲

朝義殺思明

河洛春秋曰思明混諸嫡庶以少者為尊唯愛所鍾即為繼嗣欲殺朝義追朝

清為偽太子左右泄之父子之隙自此始構亦志曰三月思明乘勝欲下陝城使朝義率銳卒北路先往

已自宜陽引眾繼之今從實錄舊傳

又殺朝清等

實錄朝義既殺思明密遣使馳至范陽殺偽太子朝英及偽皇后辛氏并不附

已者數十人偽范陽留守張通儒知有變遂引兵戰於城中數日戰不利死者數千人通儒被斬於亂兵

中薊門紀亂曰思明既王有數十州之地年餘朝興遂為皇太子朝興辛氏之長男特為思明所愛嗜酒

好色兇獷頑戾招集幽薊惡少與其年齒相類者百人為左右皆彎弓利劍飾以丹雘珠玉帶佩印雕鏤

金銀控弦揮刃常如見敵以南行大將子弟統之每與其黨飲宴酒酣燕燎其鬚髮或以銅彈丸擊之以

順頰為的血流至地無楚痛之色則賞卮酒少似頓感乃鞭之從脛至踵或至數千因絕將殞方捨之

稍愈後鞭之有杖六七千不死者姬妾皆思明所掠良家子有不稱命則殺之亦有以湯鑊死者既火焚

湯沸令壯士抱而投之初死轉叫呼須臾骨肉糜爛旁人皆毛豎股栗朝興笑臨而觀之以所策毬杖於

鑊中撞擊顏色自若上元二年三月甲寅使使告捷云王師敗績于洛北斬首萬餘級勒其六宮及朝興

備軍馬為赴洛之計賊庭之黨相慶踴躍叫喚聲振天地十餘日又宦者二人傳思明偽敕云收兵陝虢

以朝興為周京留守仍勒馳驛速發并辛氏已下續行朝興大喜其宦者朝義偽遣之人莫知也時朝義

已殺思明僭位潛勒偽左散騎常侍張通儒戶部尚書康孝忠與朝興衙將高鞠仁高如震等謀誅朝興

其日朝興速召工匠與其母妻造寶鈿鞍勒搜索庫藏修乘騎之具并命左右各備行裝唯數十人侍衛

思明留駿馬百餘匹在其廐中朝興出入馳驟每日則於桑乾河飲之通儒將入潛令康孝忠從數十人

持兵詣飲處馳取其馬閉於城南毗沙門神之院通儒與鞠仁領步兵十餘人入其日華門偽皇城留守

劉象昌逢之驚問其故通儒顧左右斬之俄而朝興腹心衛鳴鶴又問亦斬之子城擾亂朝興惶怖猶能

擐甲持兵與親信二三十人出拒奔走於廐中取馬
 馬盡逸唯留馬一匹朝興乘而策之不前遂步戰通
 儒立白旗招朝興之黨降者捨罪復官爵惡少等雖
 沐朝興之錫賚亦怨其無道鞭撻降者大半朝興猶
 從十餘人接戰弓矢所發無不中者中者皆應弦沒
 羽通儒軍披靡所傷者數十百人退出子城外人不
 知甲兵之故皆惶恐潛匿通儒於城門拒戰良久日
 已云暮朝興眾寡不敵走匿城上之道遙樓遂失其
 所通儒兵入禁中劫掠金帛思明朝朝興妻衣服皆盡
 夜半蕃將曹閔之於樓上擒獲之朝興曰我兄弟六
 七人朝興一身斬之何益高如雲對曰以殿下殘酷
 人各有怨心朝興曰乞放此一degree後更不敢執者皆
 笑又謂閔之曰此膏帶三十兩黃金新造謹奉將軍
 閔之曰殿下但死膏帶閔之自解取左右益笑益以
 弓弦斷其首函送洛陽偽侍中向閔客特受思明委
 託朝興亦甚敬憚至是惶怖走入私第不自安旬
 待罪通儒領之勒馳驛赴洛通儒收朝興與黨與悉許
 之思明驍將辛萬年特有寵於朝興又與鞠仁如雲
 等友善為兄弟當誅朝興之黨也通儒有意於萬年
 及行刑遂志之至是赦鞠仁如雲所萬年首送

年稽首但乞快死鞠仁抗聲曰只可兄弟謀取通儒
 終不肯殺弟於是如震萬年領其部曲百餘人入子
 城斬通儒於子城南廊下城中擾亂又殺其素不快
 者軍將數人共推偽中書令阿史那承慶為留守函
 通儒等首使萬年送洛陽誣其欲以薊城歸順朝義
 聞之使使令向閔客所在却迴為留守鞠仁如震等
 咎從數百人被甲巡城城中人心彌懼承慶為留守
 一兩日又不自安遞相疑阻於是領蕃兵數十騎出
 子城至如震宅門立令屈將軍暫要相見如震不虞
 有難馳至馬前承慶斬之應聲而殞承慶入東軍與
 偽尚書康孝忠招集蕃羯鞠仁聞如震遇害驚而且
 怒統麾下軍討之相逢於宴設樓下接戰自午至酉
 鞠仁兵皆城旁少年驍勇勁捷馳射如飛承慶兵雖
 多不敵大敗殺傷甚眾積尸成丘承慶孝忠出城收
 散卒東保潞縣又南掠屬縣野營月餘徑詣洛陽自
 陳其事城中蕃軍家口盡踰城相繼而去鞠仁令城
 中殺胡者皆重賞於是羯胡俱殫小兒皆擲於空中
 以戈承之高鼻類胡而濫死者甚眾時鞠仁在城中
 最尊使使奏朝義以承慶等反向閔客行至貝州承

朝義命迴將至衆官迎之鞠仁嚴兵不出閨客甚懼
戒其子弟從者無帶軍器從數人而入鞠仁待之於
日華門閨客望見下馬執手相慰鞠仁亦抗禮還營
閨客但專守子城端坐餘不敢輒有所問奏承慶等
使迴朝義以鞠仁爲燕京都知兵馬使五月甲戌朝
義以爲太常卿李懷仙爲御史大夫范陽節度使燕
州頗有兵甲故委腹心鞠仁聞之意不快也無何懷
仙至從羸馬數千自薊城南門入鞠仁不出迎之於
日華門懷仙至卑身過禮立談約爲兄弟結盟相固
期同保燕邦以獎其主鞠仁意小解懷仙以薊縣爲
節度院雖在節制鞠仁兵五千餘人皆不受命十數
日懷仙待之彌厚每衙皆降階交接鞠仁亦不爲之
屈旣而懷仙命饗軍士中宴鞠仁疑有變兵皆驚走
還營被甲懷仙憂懼無計遂囚其衙將朱希彩責以
驚軍中之罪其夜鞠仁將襲懷仙遇大雨持疑未決
徹明遂止單騎至節度門懷仙已潛備壯士待之鞠
仁趨入懷仙亦不改常禮與坐良久乃問驚軍之罪
問已關顧左右拉殺之立捨希彩自暮春至夏中兩
月間城中相攻殺凡四五死者數千戰鬪皆在坊市
問巷間但兩敵相向不入人家剽劫一物蓋家家自

此無虞六月丙申宣思明遺誥發喪將相百寮縞素
哭於其聽政樓前卑幼相視而笑笑聲與哭聲參半
焉朝義又追向閨客赴洛陽加懷仙燕京留守河洛
春秋初朝義令人以書與向貢并阿史那王殺朝清
朝清旣受父命常有君臨之心惟以毬獵爲務車下
勇敢之士僅三十人每日教習然其殘酷頗有父風
而加媼亂幽州士庶無不吁嗟向貢高久仁等旣見
諸將之書又聞思明已死因說朝清曰昨有密旨令
大王主器承祧其事尤重今敵國猶在上又未還儻
更移恩於人誠恐自貽窘迫朝清然之是日顧左右
各令辭訣便自飾裝高久仁高如震等及其無備率
壯士數百人潛入子城門阿史那王向貢等共率二
百人繼至朝清時在卧内僕妾侍側忽聞兵士問是
何人門人曰三軍叛乃探甲登樓責讓向貢等高如
震乃於樓下佯戰朝清自援弓射之凡斃數人阿史
那軍佯比朝清下樓向貢等令人擒殺之向貢攝知
軍事經四十日阿史那又殺向貢阿史那又稱長史
三日後斬高久仁以其首梟之殺朝清故也高如震
還固守與阿史那相持城中分兩軍經五日以燕州

街為界各自禦備邊相捉捕不得往來阿史那從經略軍領諸蕃部落及漢兵三萬人至宴設樓前與如震會戰如震不利乃使輕兵二千人於子城東出直至經略軍南街腹背而擊之并招漢軍萬餘人阿史那軍敗走於武清縣界野營後朝義使招之盡歸東都應是胡面不擇少長盡誅之於是朝義為授李懷仙幽州節度高如震旅拒之中承阿史那遁逃之後野行草次人各持兵糗糧藟芟非戮不應朝義令兵士悉為商賈白衣先行至幽州盡被捉為團練懷仙方自統五千餘騎直寇薊門高如震將欲出師以抗其命慮其卒叛因出迎之懷仙實內圖之且外示寬大賞設經三日因眾前却乃遣高如震幽州遂平舊傳亦云朝義令人殺偽太子朝英新傳作朝清今從河洛春秋及新傳餘從薊門紀亂

五月李光弼為河南副元帥都統河南等八道實錄

皆云光弼都統河南淮南南山南東江東五道唐曆會要為河南淮南南東西山南東荆南五道劉展亂紀又

十月崔圓署李藏用楚州刺史劉展亂紀曰初劉展

未及李藏用崔圓乃署藏用為楚州刺史領二城而居盱眙按實錄七月藏用已除浙西繫度副使蓋恩命未到耳

建丑月祀圓丘太一壇實錄建子月戊戌冬至其日

一日祭圓丘及太一壇又云建丑月辛亥以河南節度使來瑱為太子少保又云有丁未巳酉庚戌日事又云建丑月辛亥朔拜南郊祭太一壇按瑒傳未嘗為河南節度使及少保實錄設剩此一日事其冬至祀上帝蓋有司攝祭非親祀也

寶應元年建辰月以來瑒為十六州節度使舊傳無

三州今從實錄

臧希讓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肅宗實錄作希讓今從實錄有傳作希讓今從

李輔國引元載代蕭華舊華傳云肅宗寢疾輔國矯命罷華相今從輔國傳

四月乙丑夜李輔國程元振收捕越王係段恒俊丁

卯殺張后并係及充王儁肅宗實錄曰張后因太子監國謀誅輔國其日使人

以上命召太子語之太子不可乙丑后矯上命將喚

太子程元振知之密告輔國丙寅元振與輔國夜勒

兵於三殿前使人收捕越王及同謀內侍朱光輝段

恒俊等百餘人節之移皇后於別殿其夜六宮內人

中官等驚駭奔走及明上崩代宗實錄曰乙丑皇后

召上既夜輔國元振勒兵捕係幽后丁卯肅宗崩係

傳乙丑后召太子丙寅夜元振輔國勒兵捕係幽后

是日俱為輔國所害舊肅宗紀丁卯宣遺詔是日上

崩代宗紀乙丑皇后矯詔召太子輔國元振衛從太

子入飛龍殿既以俟變是夕勒兵於三殿收係及朱光

國飛龍殿副使程元振遷皇后于別殿殺越王係充

王儁是夜皇帝崩代宗錄唐曆統紀係傳皆以段恒

俊為馬英俊按張后以乙丑日召太子迨夜不至則

必知有變矣輔國等安能符至來夜然後勒兵收係

等乎蓋收係等在乙丑之夜也今從代宗實錄舊代

宗紀新舊傳皆云充王儁實應元年薨而代宗實錄

羣臣議係儁之罪云二王同惡共扇姦謀蓋儁亦頂

謀也今

從之

五月庚辰郭子儀收王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

之實錄曰子儀至軍撫循士眾潛問罪人得害國貞者王元禮等四十人為首者斬餘並決殺邠志曰

七月郭公到朔方行營舊傳曰三月子儀辭赴鎮汾

陽家傳曰建辰月十一日發上都二十七日至絳州

五月一日斬元振等三十人今元振名從諸書月日從家傳人數從實錄

尚衡殷仲卿相攻於充鄆衡上元元年為淄青節度使此年五月田神功自淄

青移充鄆六月衡自賓客為常侍七月仲卿自左羽
林大將軍為光祿卿而得相攻於充鄆者蓋衡猶未
離淄青仲卿亦在彼雖有新除官皆未肯出朝也

田神功等憚李光弼威名

舊傳曰朝義乘北平之勝寇申光等十三州自領精

騎圍李岑於宋州將士皆懼請南保揚州光弼徑赴
徐州以鎮之遣田神功擊敗之又曰初光弼將赴臨
淮在道昇疾而行監軍使以袁晁方擾江淮光弼兵
少請保潤州以避其鋒光弼不從徑往泗州光弼未
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劉展後逗留於揚府尚衡殷仲
卿相攻於充鄆來瑱旅拒於襄陽及光弼輕騎至徐
州史朝義退走田神功遽歸河南尚衡殷仲卿來瑒
皆懼其威名相繼赴鎮按光弼既使田神功擊敗朝
義則是神功已還也實錄今年八月袁晁始陷台州
借使當時已擾江淮則自泗州在潤州不得謂之避
其鋒也今從新傳

六月罷李輔國中書令

舊傳輔國欲入中書作謝表

復入此門輔國氣憤而言曰老奴死罪事即君不
請歸地下事先帝上猶優詔答之按此乃對上之語
非對閣吏之語也今從唐紀

來瑱擒裴茂

舊茂傳曰瑒設具於江津以俟之茂初

視瑒報曰瑒已奉恩命復任此茂惶惑喻其麾下
曰此言必妄遂引射瑒軍因與瑒兵交戰茂軍大敗
按瑒若設具相見則茂豈得遽射瑒軍而交戰今從瑒傳

八月袁晁改元寶勝

柳燦正閏位曆宋庠紀年通譜皆改元昇國今從新書

裴冕貶施州刺史

代宗實錄秘書監韓穎中書舍人

頗承恩顧又與李輔國昵狎時上軫憂山陵廣詢卜
兆穎等不能精慎妄有否臧因是得罪配流嶺南既
行賜死于路初冕為僕射數論時政遂兼御史大夫
充山陵使以李輔國權重有恩乃奏輔國所親信劉
烜為判官潛結輔國烜得罪乃連坐焉今從舊程元振傳

十月盜竊李輔國之首

舊傳曰盜殺李輔國携首臂而去統紀曰輔國悖於明皇

上在東宮聞而頗怒及踐阼輔國又立功難於顯戮密令人刺之斷其首棄之溷中又斷右臂馳祭泰陵中外莫測後杭州刺史杜濟語於人曰嘗識一武人為牙門將曰某即害尚父者今從舊傳

回紇鞭魏瑒韋少華等遣雍王适歸營

代宗實錄曰雍王奉行詔

命辭色不屈虜亦不敢失禮時人難之時官軍合圍將誅無禮王以東略之故止之又曰會中數萬人駭愕失色雍王正色叱之可汗遂退建中實錄曰上堅立不屈此蓋史官虛美耳今從舊回紇傳

雍王留陝州

代宗實錄戊辰元帥雍王帥僕固懷恩等諸軍及回紇兵馬進發陝州東討留

英人朝恩為後殿是日又詔河東道節度使自澤州路入今從唐曆及舊朝義傳

十一月薛嵩以四州張忠志以五州

舊懷恩傳曰嵩以相衛洛

郡趙州降于李抱玉李寶臣以深恒定深恒易五州歸順雲京代宗實錄曰張忠志以趙定深恒易五州歸順

又曰史思明授忠志恒越節度使今從舊王武俊傳

僕固瑒敗賊于下博史朝義奔莫州

河洛春秋曰朝義戰敗走歸范

陽途經衡水僕固瑒領蕃漢兵一十五萬赴及朝義接戰敗之是夏涉秋苦雨陂湖流注河東兵馬使李

竭誠成德軍將李令崇威統精兵亦革面來王競為掎角其漳河及諸津渡船悉是虜獲朝義遣人致命

竟不應續令散顧舟船並皆掠盡四路俱絕諸將或請戰或請降朝義不悅田承嗣上疏與朝義曰臣問

兵勢兩軍成敗由將眾寡不敵全滅在權昔劉主敗於白帝曹公破於赤壁陸遜黃孟皆以權道取之今

部統之師皆自疲頓主客勢倍勞逸力殊若驅而令戰未見其利請用車五十乘於古夏康王城北作三

箇車營車上皆設棚排倒戈為禦每車甲士二人持兵而伏隨軍子女羅於帳中每營輜重分列其次營

後選二萬人布偃月陣凡敵眾我寡則設此陣左右有險亦設此陣左右奇軍亦設此陣各令猛將主之

左者東南行右者西南行令去車營十里餘營前選精卒五千人鴈行陣使之接戰不勝則退於偃月陣

後前軍既却敵必至車營愛其珍玩必將攻取俟其
兵縱陣勢已分然後桴鼓齊鳴前後俱至貔虎奮踊
鹵楯爭先左軍西行右軍東邁皆取古城之南令首
尾相屬伏兵之發料敵必驚後軍之來自然斷絕前
後既不相救中軍又遇精兵服色相亂不敗何待今
文景義主左軍達于義感主右軍足下自主中軍若
其不捷老臣請以弱卒五千為足下吞之朝義覽疏
大悅因用其計官軍敗績喪師三千餘級僕固瑒大
振退師數十里由是朝義得達莫州朝義既敗官軍
威聲復振凡所追集人莫已違鳩集舟航并連牌棧
先濟輜重兼及老弱方以軍南行若有攻擊僕固瑒
令吏士各顧所部以抗其鋒朝義乃整師徒一時北
濟僕固瑒亦連船艦宵濟趨之今從舊懷恩傳

代宗廣德元年正月甲辰朝義首至京師

河洛春秋曰朝義東

投廣陽郡不受比取潞縣漁陽擬投兩蕃至榆關李
懷仙使使招迴却至漁陽過從潞縣至幽州城東阿
婆門外於巫閭神廟中兄弟同被絞縊而死乃授自
與路奉山經一日諸軍方知歸莫州城下舊僕固懷
寤感走入長林自縊懷仙使妻弟徐有濟傳其首以
獻史朝義傳二年正月李懷仙於莫州生擒之送款
來降梟首至闕下實錄寶應元年十一月已亥僕固
懷恩上言幽州平河北州縣盡平史朝義為亂兵所
戮傳首上都舊紀寶應二年十月河北州郡悉平李
懷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州降沈既濟建中實錄
二年正月賊將李懷仙擒朝義以降山東平唐曆三
月甲辰李懷仙擒史朝義梟首獻至闕下盡以所管
來降年代記寶應元年十二月已亥僕固懷恩上言
史朝義為亂兵所殺傳首上都二年正月甲申朝義
梟首至闕新紀廣德元年正月甲申朝義自殺其將
李懷仙以幽州降按諸軍圍朝義於莫州已在去年
十一月末而河洛春秋云圍城四十日懷恩舊傳亦
云攻守月餘日然則朝義之死必在今年正月明矣
諸書皆云朝義此年正月被殺而實錄在元年十一
月舊紀因之又脫十一月字懷恩傳誤以正月為三
月甲申正月十日甲辰三十日也新本紀蓋據年代
記但年代記元年冬十一月二亥朝義死亦與實錄
同若正月被殺不應十日首級已至長安疑甲申自

殺甲辰傳首至關新紀止甲年代記甲申至關為自

殺日未知何所據今從唐曆以甲辰傳首至京師

七月張維嶽等屯沁州今從實錄唐曆

八月駱奉仙奏僕固懷恩謀反實錄癸未懷恩旋師

監軍使駱奉仙以聞上以功高不之罪優詔慰勞之

人曰懷恩頓軍汾上監軍使駱奉仙因公宴言有所

指懷恩已萌二心肆口酬對奉仙不告而出乘傳上

聞上以功高容之叱奉仙出待懷恩如舊懷恩憚奉

仙益不自安邠志曰寶應二年河朔既平詔太原節

度使辛雲京及僕固懷恩各以其軍送回紇還蕃既

喻關辛公率其輕兵先入太原懷恩怒其不告曰辛

君有虞於我也回紇至辛公館于城外致牛酒以犒

之懷恩欲因回紇規其城壁陰導回紇請觀佛寺辛

公許之既入城見羅兵於諸街蕃人大驚辟易而去

今從舊懷恩傳

十月高暉降吐蕃汾陽家傳八月吐蕃次涇寧州遣

武功按今涇州東去邠州三程邠州南去奉天二程

不應庚午寇邠州辛未巳至奉天蓋史官據奏到日

書之耳段公家傳九月二十日吐蕃寇涇原節度使

高暉降之十一月一日陷邠州節度使張蘊琦棄城

遁舊本紀九月巳丑吐蕃寇涇州刺史高暉以城降

因為吐蕃鄉導十月辛未犯京畿新本紀九月乙丑

涇州刺史高暉叛附于吐蕃十月庚午吐蕃陷邠州

辛未寇奉天武功今月從實錄而不取其實

庚寅吐蕃悉眾遁去舊吐蕃傳曰子儀帥部曲數百

人及其妻子僕從南入牛心谷

駱馬車牛數百兩子儀遲留未知所適行軍判官中

書舍人王延昌監察御史李萼謂子儀曰今公身為

元帥主上蒙塵于外今吐蕃之勢日逼豈可懷安于

谷中何不南趨商州漸赴行在子儀遠從之延昌曰

吐蕃知令公南行必分兵來逼若當大路事即危矣

不如取玉山山路而去出其不意子儀又從之子儀之

隊千餘人出路狹隘連延百餘里人不得馳延昌與

萼恐狹徑被追前後不相救至倒迴口遂與子儀別

行踰絕澗登七盤趨于商州先是六軍將張知節與
麾下數百人自京城奔于商州大掠避難朝官士庶
及居人資財鞍馬已有日矣延昌與萼既至說知節
曰將軍身掌禁兵軍敗而不赴行在又恣其下虜掠
何所歸乎今郭令公元帥也已欲至洛南將軍若整
頓士卒喻以禍福請令公來撫之圖收長安此則將
軍非常之功也知節大悅其時諸軍將臧希讓高昇
彭體盈李惟誥等數人各有部曲家兵數十騎相次
而至又從其計皆相率為軍約不侵暴延昌留于軍
中主約萼以數騎往迎子儀去洛南十餘里及之遂
與子儀迺至商州諸將大喜皆遵其約束吐蕃將入
京師也前光祿卿殷仲卿逃難而出至藍田糾合敗
兵及諸驍勇願從者百餘人南保藍田以拒吐蕃其
衆漸振至于千人子儀既至商州募人往探賊勢羽
淋將軍長孫全緒請行全緒至韓公堆仲卿得官軍
兵勢益壯遂相為表裏仲卿二百餘騎遊奕直渡滹
水吐蕃懼問百姓百姓皆給之曰郭令公大軍不滿
百數吐蕃以為然遂抽軍而還汾陽家傳曰公以三十
騎獨衛宿川略山而東公西望國門涕不自勝謂延
昌曰為舍人計何以復國延昌歔歔不能對公謂曰

李日越殺高暉

新魚朝恩傳曰朝恩遣劉德信討斬之今從實錄

郭子儀斬王甫

實錄曰有武將王甫等誘長安惡少數百人集六街鼓於朱雀街大鼓之

吐蕃聞之震懼乘夜而遁汾陽家傳曰射生將王甫
猛而多力自補御史大夫領五百騎二千步卒兼補
官屬以謀作亂甲午公發商州冬十一月壬寅公次
滹水之右王甫知公之來也於城中堅列行陣戈矛
若林指揮其間按甲不出人勸公必不可入公以三
十騎徐進曾不少懼令傳呼王甫甫應聲伏鳥合之
徒一時而潰亦志曰郭公屯商州十二月一日率諸
軍五萬餘人出藍田去城百里而軍城中相傳言大
軍將至西戎懼馬三日馬家小兒張小君李酒盞射
生官王甫等五百餘人夜半聚六街鼓入于子城雷

擊天門街中仍分其眾建旗諸門吐蕃以為大軍夜至相率遁去小君侯報郭公七日郭公全師入于京師繫小君酒盞王甫等責之曰吾軍未至汝設詐以畏吐蕃吐蕃知之怒汝焚蕪宮闕從容而去豈不由汝乎命斬之遂以破賊收城聞舊子儀傳曰全緒遣禁軍舊將王甫入長安陰結豪俠為內應一日齊擊於朱雀街蕃軍惶駭而去又曰射生將王甫自署為京兆尹聚兵二千人擾亂京城子儀召甫殺之詔子儀權京城留守吐蕃傳曰吐蕃餘眾尚在城軍將王甫及御史大夫王仲昇頓兵自苑中入椎鼓大呼使卿之兵又入城吐蕃皆奔走若如郭志所言是子儀獲捕而攘其功計子儀必不為也子儀勲業今古可謂信今從汾陽家傳及子儀舊傳

十二月程元振私入長安京兆擒之以聞實錄如此仍云將圖元振服縲麻於車中入京城以規任用實錄參舊傳大夫王仲昇飲酒為御史所憚今從實錄參

二年正月合劍南東西川為一道以嚴武為節度使舊傳武為京兆少尹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出為綿州刺史遷東川節度使上皇詔兩川合為一道拜武劍南節度使新傳武為少尹坐房瑄貶巴州久之遷東川餘同舊傳按思明阻兵河洛京兆少尹何妨之官此年始合東西川為一道豈上皇詔所合新舊傳皆誤

二月焦暉白玉攻僕固瑒殺之張維嶽殺焦暉白玉而竊其功汾陽家傳曰開府盧諒公先使汾州慰諭及還惡不比於已者好駁於已者公捶殺之郭志曰郭公使牙官盧諒之軍如岳賂諒使信其言郭公以如岳殺瑒聞詔優之諸將云云郭公乃理諒罪棒殺之今參取二書昂職名從郭志

戊寅郭子儀如汾州實錄廣德元年十二月丁酉僕固瑒為帳下張維嶽所殺以其眾歸郭子儀懷恩聞之棄營脫身遁走北蕃按朔方兵所以不附僕固氏者以子儀為之帥也縱不在子

儀領朔方節度使之後亦當在領河東副元帥之後也而實錄二年正月丁卯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汾陽家傳二年正月子儀充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癸亥代宗三殿宴送二十六日發上都二月至河中兼朔方節度大使戊寅往汾州甲申還至河中郭志二年正月二十日詔郭公加河中節度河東副元帥二十九日加朔方節度二月僕固瑒率軍攻榆次逾旬不拔云云然則瑒死決不在去年十二月今因子儀如汾州并言之

八月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入寇舊子儀傳云數十萬

衆懷恩傳云誘吐蕃十萬衆按汾陽家傳實不過十萬

河中節度副使崔寓五月已罷河中節度今猶有副使者蓋言其前官也

九月白孝德敗吐蕃于宜祿實錄癸巳孝德敗吐蕃蕃將數人按汾陽家傳二十六日賊先軍次宜祿然則前八日孝德豈得已敗吐蕃於宜祿乎實錄誤也

十月懷恩引回紇吐蕃至邠州白孝德郭晞閉門拒

守汾陽家傳晞屢破吐蕃今從實錄舊子儀傳曰虜寇邠州子儀在涇陽子儀令長男朔方兵馬使曜率師拒之與白孝德閉城拒守按實錄及晞傳皆云晞拒懷恩破之子儀傳云曜誤也

虜攻邠州不克涉涇而遁實錄十月辛未夜郭晞遣馬步三千人於邠州西斬

賊營殺千餘人生擒八十三人俘大將四人十一月乙未懷恩及吐蕃等自潰京師解嚴汾陽家傳曰十月七日公誓師曰明日有寇爾其備之及夜出兵數

萬陣于西門之外廣布旗幟如十萬軍未曙懷恩吐蕃回紇吐渾等已陣于乾陵北辰二十里懷恩等初

謂無備欲襲之既見陣兩蕃大駭不敢戰而懷恩頃為公所馭驍公之威又遁初軍中偶語夜中出兵與

鬼鬪耳及未曙寇已至矣軍中所以服公之先知也賊至于邠州營于北原十三日攻其東門不剋十四

日橫陣于南原請戰晞等與之連戰大破之追奔數

十里二十一日涉涇而還邠志懷恩寇邠涇十七日衆渡涇水郭晞率衆禦之戰于邠郭我師敗績懷恩

覆其陣泣曰此等昔為我兒我教其射反為他人致死於我惜哉明日引軍南出舊郭晞傳曰懷恩誘虜再寇邠州陣于涇北晞乘其半濟而擊之大破僮虜斬首五千級連戰皆捷吐蕃傳曰郭鋒於邠州西三十里令精騎斫懷恩營破五千眾斬首千餘級生擒八十五人降其大將四人諸書載邠寧戰守勝敗事各不同今從汾陽家傳以實錄參之

十一月段秀實殺暴卒

此出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狀公家傳曰廣德二年正月

白孝德授邠寧節度使七月大軍西還頗有俘掠又以邠土經寇未暇耕耘乃謀頓軍奉天取給畿內時倉廩匱竭吏人潛竄軍士公行發掘兼施捶訊問里怨苦遠近彰聞孝德知之力不能制公戲謂實朋曰若使余為軍候不令至是行軍司馬王稷以其言啓於白孝德即日以公為都虞候兼權知奉天縣事汝旬而軍不犯禁逾月而路不拾遺永泰元年孝德奉詔歸邠州表公進封張掖郡王北庭行軍邠寧都虞候據實錄時晞官為左常侍宗元云尚書誤也又按實錄廣德二年十月吐蕃寇邠州孝德晞閉城拒守

汾陽家傳其年九月公使陳回光與孝德議邊事於汾州則孝德不以永泰元年始歸邠州陳翊誤也逸

事狀又云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

謀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田熟歸我半是歲

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謀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

督責益急且饑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

異使人求論謀謀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

言我取判鋪肯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大

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瑯手

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

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謀大罵曰汝誠人邪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

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又取不耻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謀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昔自恨死按段公別傳大曆八年焦令謀猶存蓋宗元得於傳聞其實令謀不死也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十六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十七

唐紀九

永泰元年九月丁酉懷恩死於鳴沙舊懷恩傳曰懷

方之衆繼進行至鳴沙縣遇疾昇歸九月九日死於

靈武按長曆九月庚寅朔丁酉八日也唐曆邪志皆

於靈州今從實錄魚朝恩欲奉上幸河中新魚朝恩傳云僕固瑒攻絳

州使姚良據温誘回紇陷河

陽朝恩遣李忠誠討瑒以霍文瑒監之王景岑討良

王希遷監之敗瑒於萬泉生擒良高暉等引吐蕃入

寇遣劉德信討斬之故朝恩因麾下數克獲竊以自

高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心媚之乘

持兵出曰虜犯都甸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對有近臣
折曰敕使反耶今屯兵足以捍寇何遽脅天子棄宗
廟為朝恩色沮而子儀亦謂不可乃止李肇國史補
曰代宗朝百僚立班良久閣門不開魚朝恩忽擁白
刃十餘人而出宣言曰西蕃頻犯郊圻欲幸河中何
如幸臣已下蒼黃不知所對給事中劉不記其名出
班抗聲曰敕使反耶云云由此罷遷幸之議按僕固
瑒攻榆次不聞攻絳州高暉為李日越所擒不聞劉
德信所斬朝恩欲幸河中不聞欲幸洛既云頻犯郊
圻必是吐蕃後入寇時也新書所云不知據何書今
從國史補

十月辛酉吐蕃回紇至奉天

邠志曰八月懷恩以諸

之師于涇陽回紇屯涇北去戎十里朝恩請擊回紇
郭公曰我昔與回紇情契頗至今茲為寇必將有故
吾方導而問之可不戰而下也朝恩流言謂郭公與
懷恩為應陰率諸軍列營渭上郭公章疏逾旬不達
郭氏諸子在長安聞之使小將強羽以物議告郭公
郭公間道入覲且以衆議聞上曰良是即日令赴涇
陽朝恩驚曰郭公真長者吾比疑之誠小人也按回
紇九月未至涇陽十月辛酉始至奉天丙寅圍涇陽
丁卯子儀已與之盟首尾纔七日豈容有章疏逾旬
不達之事子儀為元帥與疆敵對壘豈可棄軍入朝
汾陽家傳此際亦無入朝事今不取

丙子郭子儀以回紇破吐蕃於涇州東

實錄曰十月吐蕃退至邠

州與回紇相遇復合從為寇辛酉寇奉天乙亥回紇
以懷恩死貳於吐蕃丁丑郭子儀單騎詣回紇軍免
胃與回紇大將語責以負約遂與之盟已卯回紇首
領石野那等六人來朝庚辰子儀遣白元光率精銳
會回紇兵數千人破吐蕃十餘萬衆于靈臺縣之
西原汾陽家傳曰十月八日吐蕃回紇合圍涇陽屯
于北原其夜公使方面各除道二詰朝將戰明日寇
又至兵甲益盛公使衙前將李光瓚等出諭之亦不
受請決戰公以虜騎勁亦以衆寡不敵孤軍無救使
鬪軍門躍一騎而出兵部郎中馬錫主客員外郎陳
翊時以一騎從回紇合胡祿都督藥葛羅宰相立于
陣前持滿相向公前叱之云云藥葛羅等惘然懷慙

伏而請罪因與之盟吐蕃聞之夜半抽兵而遁回紇藥葛羅等遽追之公使白元光等繼之十五日至靈臺破尚結息一十萬衆十八日於涇州東又破之舊子儀傳曰子儀自河中至屯于涇陽而虜騎已合子儀一軍萬餘人而雜虜圍之數重子儀使李國臣高昇拒其東魏楚王當其南陳迴光當其西朱元琮當其北子儀率甲騎二千出沒于左右前後虜見而問曰此誰也報曰郭令公也回紇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言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亦謝世中國無主故從其來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報之曰皇帝萬壽無疆回紇皆曰懷恩欺我子儀又使諭之云云回紇曰謂令公亡矣不然何以至此令公誠存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諫子儀曰今力固不敵且至誠感神況虜輩乎回紇傳曰吐蕃將馬重英等十月初引退取邠州舊路而歸迴紇首領羅達于等率其衆二千餘騎詣涇陽請降子儀許之率衆被甲持滿數千人回紇譯曰此來非惡心要見令公子儀曰我令公也回紇曰請去甲子儀便脫兜鍪整槍甲練馬挺身而前回紇會長相顧曰是也便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回紇大將合胡祿都督藥葛羅等手真讓之曰國家知汝回紇有功報汝大厚汝何背約犯我王畿我須與汝戰何乃降爲我一身挺入汝營任汝拘繫我下將士須與汝戰回紇又譯曰懷恩負心來報可汗云上國天子今已向江淮令公亦不主兵我是以敢來今知天可汗見在上都令公爲特懷恩天又殺之今詩追殺吐蕃收其羊馬以報國恩邪志曰十月二十四日迴紇逼涇陽陣于郭西使漢語者曰城中誰將軍吏對曰郭令公也虜曰郭令公亡矣給我也郭公聞之獨與家僮五六人常服相詣其子晞等扣馬止之公搃其手曰去使人告虜按轡就之回紇熟視曰是也下馬皆拜曰始者不知令公尚在今日降可乎郭公入其衆取酒飲之虜又請曰恐不見信願擊吐蕃以自効郭公從之回紇擊吐蕃逐之三十日敗蕃衆於靈臺殺萬餘人而去按長曆十月己未朔三日辛酉十九日丁丑如實錄所言豈有回紇吐蕃數十萬衆入京畿留十七日而寂無攻戰之一事乎當是時陳翊在子儀軍中所記月日近得其實今二虜圍涇陽及子儀與回紇盟及被吐蕃日替從汾陽家傳事則兼采衆書擇其可信者取之

閏月李昌夔討崔旰唐曆作李昌

大曆元年二月邠卒引弓至二百四十斤舊傳作能引二十四

弓今從段公別傳

八月魚朝恩講易譏王縉元載是時縉留守東都而得預此會者按實錄

明年二月郭子儀入朝許元載王縉等宴於其第然則雖守東都有時朝京師也

二年四月杜鴻漸請入朝以崔旰知西川留後舊鴻漸傳

云鴻漸仍率旰同入觀寧傳云鴻漸請旰為行軍司馬仍賜名寧鴻漸歸遂授寧西川節度使至十四年

始入朝實錄亦無隨鴻漸入朝事鴻漸傳誤也

七月高郢上書郢集前書八月二十五日後書九月十二日上今因造寺終言之

九月甲子郭子儀移鎮奉天汾陽家傳八月十七日吐蕃至涇西二十七

詔統精卒一萬與馬璘合攻之今從實錄實錄甲寅寇靈州乙卯寇宜祿蓋據奏到日今從唐曆

十月戊寅路嗣恭破吐蕃唐曆九月吐蕃圍靈武戊申嗣恭破吐蕃按長曆戊

申九月一日也今從實錄

三年四月上欲以李泌為相固辭鄴侯家傳曰固辭以讓元載按載時

已為相何讓之有又曰到山四歲而二聖登遐代宗踐昨命手中人詔驛騎徵先公於衡嶽先是半年前

先公夜遇盜三人為其所拉而投之於懸澗及日出乃寤下藉樹枝肢體都無所傷綠巖攀蘿而不敢

至舊居山中人初以為仙云及中貴將至先公大懼沐浴更衣以俟命乃代宗踐昨之徵也疑盜為張后

及輔國所遣亦竟不知其由按玄肅登遐泌雖在山林豈容全不知如家傳所言是代宗纔立即召泌也

須經幸陝泌豈得全無一言召泌必在幸陝之後李繁誤記耳

上為泌娶盧氏女鄴侯家傳云永泰元年端午上令泌食肉結婚按下云阿足師竊禮

履置紫宸上欲使內人護燈燭泌曰臣六七年在此
又曰沉新賜婚上即位至永泰纔四年耳又云因此
得謗元載遂因魚朝恩事排之然則結婚
與朝恩誅不相遠今盡因追贈承天言之

承天皇帝葬順陵葬齊陵今從實錄葬順陵

崔旰賜名寧舊傳旰初為杜鴻漸行軍司馬即改名寧今從實錄

六月崔寧妻任氏破楊子琳實錄五月子琳襲據城都即日詔寧還成都七月壬申又云子琳寇成都遂據其城寧弟寬破之蓋

五月奏據城七月奏破之成功雖因任氏奏時須著

寬名故也

九月白元光破吐蕃京師解嚴實錄戊戌郭子儀奏靈州破吐蕃六萬餘

衆百餘入賀京師解嚴蓋即壬辰白元光所破也子儀合前後所破而奏之耳

十月命賀若察按李岾實錄十月乙巳賴州刺史李岾

亦與之弟岾棄州奔汴州本道節度使令孤彰以聞岾

內便留知賴州事岾聞之遂與親吏潛謀詐為爽書

將為變使將士遺於路中賴州守將得之懼乃與岾

同謀然爽詔給事中賀若察使于賴按覆唐曆曰十

月賴州將士怒殺毫州判官魏爽初令孤彰怒賴州

刺史李岾遣爽代之且告之曰若岾不受替即殺之

岾覺之以告將吏怒而殺爽并弟統紀作滑毫州判

官姚爽又曰彰表先至遣給事中賀若察往滑州宣

詔决李岾配流夷州尋賜自盡冷姓各從實錄統紀

取諸書
十二月徙馬璘於涇原以邠寧慶隸朔方實錄已酉

犯西疆增修鎮守乃以邠寧慶等州隸朔方汾陽家傳四年
涇原節度使以邠寧慶等州隸朔方汾陽家傳四年
五月詔集兵於邠郊六月公自河中遣一萬兵二十
八日公如邠州舊子儀傳時以西蕃侵寇京師不安
馬璘雖在邠州力不能拒乃以子儀兼邠寧慶節度
自河中移鎮邠州徙馬璘涇原節度使邠志初吐蕃

既退諸侯入觀是時馬鎮西以四鎮兼邢寧李公軍澤潞以防秋軍盤屋丞相元公載使人諷諸將使責已曰今四郊多壘中外未寧公執國柄有年矣安危大計一無所聞如之何載曰非所及也他日又言且曰得非曠職乎載茫然曰安危繫以大臣非獨宰臣也先王作兵置之四境所以禦戎狄也今內地無虞王業之內豈假是邪必令損益須自此始故曰非所及也郭李曰宰臣但圖之載曰今若徒四鎮于涇朔方于邠澤潞于岐則內地無虞三邊有備三賢之意何如三公曰惟所指揮既而相謂曰我曹既為所冊得無行乎十二月詔馬公兼領涇原尋以鄭顛資之李公兼領山南猶以澤潞資之郭公兼領邠寧亦以河中資之三將皆如詔朔方軍自北徙于邠郭公雖連統數道軍之精甲悉聚邠府其它子弟分居蒲靈各置守將以專其令蒲之餘卒稍遷于邠十年之間無遺甲矣段公別傳曰馬公朝于京師以公掌留事馬公懇奏請以邠寧慶三州讓副元帥子儀令以朔方河中之軍鎮之自率四鎮北庭之衆遷赴涇州將以招西境伏宗壯而許之十二月二日朝廷以馬

公為涇原節度使蓋三年立此議至四年子儀始遷邠今參取諸書

平盧行軍司馬許杲

舊傳作許果今從韓愈順宗實錄

五年二月元載謀誅魚朝恩

食召郭公豐年令節思

與大臣為樂時欲誅朝恩因喻郭公朔方一軍有社稷勞宜以功卒數千人入朝朕因宴賞得以相識一月郭公以組甲三千人入觀魚朝恩請公遊章敬寺公許之丞相元公意其相得使諷邠吏請公無往邠吏自中書馳告郭公曰軍容將不利於公亦告諸將須吏朝恩使至郭公將行士之衷甲請從者三百人願備非常郭公怒曰我大臣也彼非有密旨安敢害我若天子之命爾曹胡為獨與僮僕十數人赴之朝恩候之驚曰何車騎之省也公以所聞對且曰恐勞思慮耳軍容撫胷捧手嗚咽雪涕曰非公長者得無疑乎按汾陽家傳子儀五月入朝七月至邠州或疑四年正月入朝時事於時未有誅朝恩之謀今不取家傳又曰三月公上言魚朝恩潛結周智光為外應又掌禁兵若不早圖禍將作矣今不取

周皓擒朝恩縊殺之實錄是日初詔罷朝恩觀軍容

既奉詔知負恩乃自縊又曰載遣腹心京兆尹崔昭

等候朝恩出處會寒食宴近臣朝恩入謁有詔留之

朝恩乃懼言頗悖戾上以舊勳矜貸不加嚴刑朝恩

遂自縊新傳曰載用主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

其黨皇甫恩周皓按實錄去年十月乙卯孟暉為京

兆尹今年三月辛卯為左常侍未嘗言崔昭為京兆

也奉詔自縊殆非其實新傳云

周皓與左右擒縊之今從之

八年五月乙酉徐浩薛邕貶實錄云侯莫陳恁為美

原尉侯莫陳恁以主郵傳優改長安尉又曰搆筠劾

奏浩等上依違未決屬月蝕上問其故對曰臣聞日

蝕修德月蝕修刑今誣上行私之罪未理此天所以

儆戒於明聖由是感寤坐恁者皆貶謫自此朝綱益

振百度肅然按已丑月

乃食於時未也今不取

八月吐蕃寇靈武汾陽家傳八月吐蕃五千騎至靈

州南七級渠公遣溫儒雅後改

之今從實錄

十月庚申渾瑊與吐蕃戰于宜祿實錄作甲子蓋奏

到之日也邠志云

十八日與唐

將合今從之

甲子馬璘為吐蕃所敗邠志曰十月西戎寇邠涇原

節度馬公襲之郭公使其將

渾瑊率步騎五千為之犄角十八日師登黃萇原望

見吐蕃瑊急引其衆前據束險仍設拒馬槍以遏馳

突之勢史抗溫儒雅等宿將五六人任氣自負輕侮

道監卷之二十一

道兵屯西郊十一月一日吐蕃退段公別傳曰甲子冬十月二十二日大戎入寇大戰于鹽倉我軍與朔方兵馬使渾瑊之眾併力齊攻防秋諸軍望賊而潰於是我師不利今日從邠志唐曆段公家傳事從實錄舊傳兼采諸書

九年二月庚辰汴宋兵潰唐曆作十日巳酉按長曆是月庚午朔十日乃巳卯也今從實錄

四年甲申郭子儀辭還邠州唐曆作癸未今從實錄

十年三月陝州軍亂逐趙令珍唐曆三月二十八日辛卯陝州軍亂實錄唐統紀云甲申今從之

八月辛巳郭子儀還邠州汾陽家傳作丁丑今從實錄

九月馬璘破吐蕃於百里城汾陽家傳九月吐蕃略蕃原西而還八日至小石門白草川十八日下朝邠州二十三日至里城營支磨原入華亭十月公遣渾瑊李懷光等與幽州義

寧沐宋軍會于故平涼縣三日詰朝大破之今從實錄

十月盧子期攻磁州舊李寶臣傳作攻邢州今從實錄

田承嗣謂李正巳曰承嗣今年八十有六按承嗣卒五此云八十六者蓋歎正巳耳

王武俊說李寶臣玩養田承嗣舊王武俊傳曰代宗承情齎詔宣勞承情將歸上傳舍寶臣親遺百縑承情諾罵擲出道中王武俊勸玩養承嗣以為已資寶

臣曰今與承嗣有釁矣何推腹心哉武俊曰勢同患均轉寇讎為父子咳唾間耳若傳虛言無益也今中貴人劉清譚在驛斬首送承嗣承嗣立質妻孥矣寶

臣曰言不能如此武俊曰朱滔為國屯兵滄州請擒送承嗣以取信且承情尚在傳舍武俊何不勸斬承情而滔以取信且承情尚在傳舍武俊何不勸斬承情而

斬清潭平寶臣自以承嗣誘之共取幽州
故襲朱滔非因承倩之辱也今從唐紀

十一月路嗣恭擢敬冕為將鄴侯家傳作敬

嗣恭克廣州斬哥舒晃舊嗣恭傳曰嗣恭平慶州市

宗心甚銜之故嗣恭雖有平方面功止轉檢校兵部

尚書無所酬勞建中實錄曰自兵興已來諸軍殺將

帥而受君者多矣皆因授其任以苟安之其王師征

討不失有罪始斯役也既而有謗其收南海府庫閱

險不實不得用久之按代宗以嗣恭附元載遺載琉

噶盤惡之故不用耳事見鄴侯家傳或當時亦有人

迎合以匿資誘嗣恭不可知也今不取李肇國史補

云路嗣恭初平五嶺元載奏言嗣恭多取南人金寶

是欲為亂陛下不信試召必不入報三伏中追詔至

嗣恭不慮請待秋涼以修觀禮江西判官柳渾入雨

沛曰公有功方暑而追是為執政所中今少遷延必

族滅也嗣恭懼曰為之奈何渾曰健步追還表緘必

今日過江宿石頭驛乃可從之代宗謂元載曰嗣恭

不俟駕行矣載無以對按嗣恭素附元載載誅賴

必管救得免事見鄴侯家傳載豈有諳嗣恭云欲為

亂之理蓋載已被誅而召嗣恭適在三伏

渾有此疑時人因以為渾美事耳今不取

方戍兵以備回紇則

是回紇嘗入寇也

十一年八月加朱泚同平章事實錄閏八月己亥遣

朱泚如奉天行營按

去年已云泚出鎮奉天行營至此又云明年九月又

云蓋泚每年往奉天防秋至春還京師但實錄不載

其入

朝耳

汴宋兵馬使李僧惠汾陽家傳作李

思惠今從舊傳

十二月丙申馬璘薨實錄庚寅璘薨段公別傳曰十

二月十三日丙申馬公薨十二

年正月八日奉制除涇州刺史知節度事實錄又云

丁酉以段秀實知河東留後按時馬璘新薨秀實涇

州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原留後備禦吐蕃豈可輟之使攝河東蓋奏報未至故有斯命尋聞璘薨遂除涇原耳

十二年九月段秀實為涇原節度使授段公別傳曰自授鉞三五年間

西鄰無烽燧之警又曰戎帥論乞力陀慕公清德不敢侵陵我疆舊傳亦曰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按

是月吐蕃寇原州十二月朱泚拒吐蕃自涇州還明年九月吐蕃逼涇州云三四年間不敢犯塞蓋史家

溢美辭耳

十月劉洽為宋州刺史舊劉玄佐傳云李靈曜據汴州洽將兵乘其無備徑入宋

先已為靈曜守宋州朝廷因授宋州刺史耳若僧惠未降則洽不能得宋州已降則不敢取宋州蓋僧惠

已為李忠臣所殺洽因引兵據宋州耳舊傳欲以為洽故云然

其實非也

十一月李納為青州刺史實錄此年二月丙戌以納為青州刺史史充淄青留後

至此又云為青州刺史舊正已傳云正已自青州徙居鄆州使李納及腹心之將分理其地納傳云正已

擊田承嗣署奏留後尋遷青州刺史今從之

十四年五月崔祐甫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舊紀

云祐甫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當今從建中實錄

八月楊炎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與炎皆自門下遷中書是時

中書在上也憲宗以後門下在上中書在下不知何時升改

十月吐蕃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建中實錄

裴垺德宗實錄此月吐蕃三道入寇皆在梁益之境而來年四月乃云去冬吐蕃三道來侵一自靈武一

自山南一自蜀又云贊普謂韋倫曰今靈武之師聞命輟矣而山南已入扶文蜀師已趣灌口追且不及

與此自相違今不取

溫轅車稍指丁未按車指丁未之間則行出道外矣蓋出門欲斜就道西不當道中間

耳行

張光晟知單于振武等城舊傳云王雄為振武今從實錄

楊炎欲奪崔寧權置三留後舊傳初寧代喬琳為御史大夫平章事寧以為

選擇御史當出大夫不謀及宰相乃奏請以李衡于結等數人為御史楊炎大怒其狀遂寢炎又數讒毀

劉晏寧又救解之因此大怒其年十月南蠻大下遣寧還鎮炎懼然已入蜀難制奏止之按寧為御史

大夫在吐蕃南蠻寇蜀後舊傳恐誤

十二月詔財賦歸左藏歲釋三五千匹進入大盈德宗實錄作三五十萬

匹今從建中實錄

德宗建中元年正月罷劉晏轉運等使建中實錄曰初大曆中上

居東宮貞懿皇后方為妃有寵生韓王回帝又鍾愛故閹官劉清潭京兆尹黎幹與左右嬖幸欲立貞懿

為皇后且言韓王所居獲黃蛇以為符動搖儲宮而晏附其謀冀立殊効圖為宰輔時宰臣元載獨保護

上以為最長而賢且嘗有功義不當移王縉亦謂人曰晏黠者也今所圖無乃過黠乎後其義漸定貞懿

卒不立上憾之至是以晏大臣而附邪為姦不去將為亂託陳奏不實謫為忠州刺史沈既濟揚炎所薦

蓋附炎為說今從舊傳

二月遣黜陟使十一人洪經綸等使河北建中實錄黜陟使十

一人而無名德宗實錄有十人名而無河北道及經綸名蓋脫誤也

四月吐蕃發使隨韋倫入貢上命歸其俘建中實錄日及境境

上守陴者焚樓櫓棄城壁而去初吐蕃既得河湟之地土宇日廣守兵勞弊以國家始因用胡為邊將而

致禍故得河隴之士約五十萬人以為非族類也無賢愚莫敢任者悉以為婢僕故其人苦之及見倫歸

國皆毛裘蓬首窺覷牆隙或槌心墮泣或東向拜舞
及密通章疏言蕃之虛實望王師之若歲焉君子曰
惜乎人心之可乘也若逾代之後斯人既沒後生安
於所習難乎哉此恐沈既濟之溢美且欲附楊炎復
河隴之說耳今不取

五月劉海賓殺劉文喜郿志曰詔李懷光朱泚并軍

喜使其子求救于吐蕃蕃衆將至光泚議退軍以避
之都遊奕使韓遊瓌爭之曰西戎若圖涇衆必變義
不爲文喜沒身於戎虜秋七月西蕃率騎登高麾涇
人涇人果曰始吾爲文喜求節度耳今師致討困則
歸之安能赤土塗面爲異方之人乎劉海賓因之殺
文喜以衆降泚泚無所戮涇人德之萌泚之亂亦自
此始按是時吐蕃通好無入援文喜事又實錄此月
涇州平而郿志云七月西蕃至皆相違今從建中實
錄

九月桑道茂請城奉天舊傳云道茂待詔翰林建中

出幸至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時道茂已卒命祭之今
從實錄及崔庭
光幸奉天錄

九姓胡說回紇乘喪入寇既云乘喪入寇當在去年
耳今因遣源休冊命追殺之

源休使回紇舊傳曰休妻即吏部侍郎王翊女也因

遲留不答款狀除名配流溱州久之移岳州建中初
楊炎執政以京兆尹嚴郅威名稍著心欲傾之郅即
王翊甥婿也休與王氏離絕之時炎風聞休郅有隙
遂擢休自流人爲京兆少尹俾令伺郅過失休既在
職又與郅親善炎怒之奏令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奉
使回紇按休奉使時回紇方恭順張光晟未殺突董
炎安知回紇欲殺
休而遣之今不取

八月姚令言爲涇州留後舊傳孟皞尋歸朝遂拜令
言爲四鎮北庭行營涇原

節度使按實錄建中三年八月以涇原節度
留後姚令言為節度使此年必始為留後也
九月不按賊吏殆二十年
建中實錄云三十年蓋字之誤也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十七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十八

唐紀七

建中二年正月戊辰李實臣薨

建中實錄云三月二日實臣卒疑奏到史

日也今從德宗實錄谷沉燕南記曰忠志末年唯納
妖妾之人兼陰陽術數諂媚苟且之輩爭獻圖謀稱
有尊位詐作朱草靈芝鑿石上作名字又於後堂院
結壇場清齋菜食置金杯玉竿銀盤云甘露神酒自
至其內又言天符下降忠志自謂命符上天將吏罔
有諫者使行文牒布告州縣云靈芝朱草王者之瑞
輒生壇上香滿院中靈石呈祥天符飛應甘露如蜜
神酒盈杯匪我所求不期自至各牒管內郡縣宜令
知悉同為喜慶也既而日為妖妾者更相矯云不日
當有天神下降待金箱玉印而至然後即六位為天
所授也四方皆自歸伏不待征討海內坐而定矣忠
志大悅多以金銀羅錦異物賞之陰陽妖妾者自知
虛偽恐事泄見誅共言相公宜服甘露靈芝草湯即
天神降速忠志一任妖者遂於湯中密著毒藥既飲

畢便失音三日而卒舊傳亦以為然按方士妖妄必為一府所疾所憑恃者寶臣一人耳若酖殺寶臣身在府中逃無所之安能免死乎計方士雖愚必不為此蓋時人見寶臣曾飲其湯遇疾而死以為方士所酖谷沉承而書之耳

五月田悅將兵數萬圍臨洛

馬燧傳悅自將兵三萬圍邢州次臨洛燕南記

悅自統馬步五千人應援今從悅傳

六月加李希烈漢南北招討使

德宗實錄五月己巳加淮寧節度李希烈

南平郡王漢南漢北通知諸道兵馬使招撫處置使希烈傳曰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拒捍朝命迫脅使臣二年六月詔諸道節度率兵討之加希烈南平郡王兼漢北都知諸道兵馬招撫處置使今從建中

實錄

七月楊炎罷相

舊傳曰初炎之南來途經襄漢固勸梁崇義入朝崇義不能從已懷反側

又使其黨李舟奉使馳說崇義因而拒命遂圖叛逆皆炎迫而成之至是德宗欲假希烈兵勢以討崇義炎又固言不可上不能平會德宗嘗訪宰相群臣中可以大任者盧杞薦張鎰嚴郢而炎舉崔昭趙惠伯上以炎論議踈闊遂罷炎相建中實錄曰炎與盧杞同執大政杞形神詭陋夙為人所褻而炎氣岸高俊在執政時方病飲食無節或為糜殮別食中間每登堂會食辭不能偶讒者乘之謂杞曰楊公鄙公不欲同食杞銜之舊制中書舍人分署局書六曹以平表執中廢其職杞議復之以疏其煩炎不可杞曰杞不才幸措足於斯亦當有運用以答天造寧常奉杞之手乎因密啓中書主書有過咎者有詔逐之炎怒曰中書吾局也政之不修吾自理之設不理當共議何陰訢而越官邪因不相平時准西節度使李希烈寵任方盛上欲以之平襄陽炎以為不可上曰卿勿復言遂以希烈統之時夏潦方壯澶漫數百里故希烈軍又不得發會炎病請急累日杞啓免炎相以悅之上以為然乃使中官朱如玉就第先諭旨翌日遷左僕射謁謝之日恩旨甚渥杞大懼按沈既濟為炎所引故建中實錄言炎罷相與德宗實錄頗異今取

畢便失音三日而卒舊傳亦以為然按方士妖妄必為一府所疾所憑恃者寶臣一人耳若酖殺寶臣身在府中逃無所之安能免死乎計方士雖愚必不為此蓋時人見寶臣曾飲其湯遇疾而死以為方士所酖谷沉承而書之耳

五月田悅將兵數萬圍臨洛馬燧傳悅自將兵三萬圍邢州次臨洛燕南記

悅自統馬步五千人應援今從悅傳

六月加李希烈漢南北招討使德宗實錄五月己巳加淮寧節度李希烈

南平郡王漢南漢北通知諸道兵馬使招撫處置使希烈傳曰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拒捍朝命迫脅

使臣二年六月詔諸道節度率兵討之加希烈南平郡王兼漢北都知諸道兵馬招撫處置使今從建中

實錄

七月楊炎罷相舊傳曰初炎之南來途經襄漢固勸

逆皆炎迫而成之至是德宗欲假希烈兵勢以討崇

義炎又固言不可上不能平會德宗嘗訪宰相群臣

中可以大任者盧杞薦張鎰嚴郢而炎舉崔昭趙惠

伯上以炎論議踈闊遂罷炎相建中實錄曰炎與盧

杞同執政大政杞形神詭陋夙為人所襲而炎氣岸高

俊在執政時方病飲食無節或為糜殮別食中間每

登堂會食辭不能偶讒者乘之謂杞曰楊公鄙公不

欲同食杞銜之舊制中書舍人分署局書六曹以平

表執中廢其職杞議復之以疏其煩炎不可杞曰杞

不才幸措足於斯亦當有運用以答天造寧常奉杞

其可信者書之然舊傳云梁崇義之反炎迫而成之亦近誣也

馬燧李抱真合兵八萬東下壺關

舊田悅傳曰七月三日師自壺關東

下收賊盧家砦燧傳云十一月師次邯鄲恐誤今從悅傳燕南記

燧等大破田悅

舊李晟傳曰戰於臨洛諸軍皆却晟引兵度洛水乘冰而濟橫擊悅軍王

師復振擊悅大破之據此則是臨洛戰在冬也與馬燧傳十一月師次邯鄲相應實錄十二月庚寅馬燧

加左僕射又云先是悅遣將康愔領兵圍邢州楊朝光圍臨洛燧與抱真及神策將李晟合勢救之大敗

賊於雙崗斬楊朝光擒其大將盧子昌乘勝進軍又破悅於臨洛故燧等加官按實錄此戰無月日但於

馬燧加官時言之今據燧傳先敗悅於雙崗斬楊朝光居五日乃進至臨洛即實錄此月癸未衆軍破悅

於臨洛也實錄在此年冬與此相違燕南記亦云七月燧與抱真兵八萬自潞府東下壺關先收邯鄲盧

家砦朝光戰死臨洛城又大破悅悅退走在李正已死前與實錄此月相應臨洛之戰疑諸軍已集燧等

若未至張徑必不能獨破悅軍新本紀十一月丁丑馬燧及田悅戰于雙崗敗之不知此日何出必與諸

書相違今止從七月

十月李洧言與海沂刺史王涉馬萬通素有約此據

也實錄萬通以密州降蓋自沂移密

十一月李納將石隱金

實錄前作隱金後作隱全今從其前

三年正月馬燧等大破田悅於洹水

實錄閏月庚戌馬燧等破田悅

於洹水按舊傳燧傳洹水之戰李惟岳救兵與田悅兵猶連營相拒又燕南記惟岳見悅在圍故謀歸順

然則洹水戰必在惟岳死前實錄誤也燕南記又曰燧與抱真雖頻破悅聞李納助軍到乃駐軍候勢畫

必取之計去悅軍三十里下營夜坐帳中使心手人替領悅兵及小將等五十餘人立帳外燧因矯與兵

馬衙官已下高語曰昨日所以破田悅兵馬者蓋偶然之事本亦不料有此勝也看悅兵雖敗其將健

皆能死戰亦天下之強敵矣今更得李納兵即其勢不小我雖頻利則有鈍他日田悅更戰大將必須審看便宜如悅直進不可當鋒耳悅帳外兵將往往共聞燧語良久曰昨日陳上獲得田悅將健所由領過既至燧大罵曰田悅小賊救麥未分敢肆猖狂妄動兵馬你有什么所解與我相敵汝皆下自由被驅入陳又何過也今矜汝放去敗兵等大歡吐拜謝而去具燧前後言見悅悅召大將喜而謂曰馬燧放言懼我對人罵我此可知矣吾再戰必捷也又恃李納助軍新到乃引兵出洹水又陳燧先伏兵要處佯不勝引退悅使兵盡出逐燧燧引至伏兵處伏兵齊發橫截悅軍兩段與抱真縱兵擊之大破悅軍三萬餘人今從馬燧傳

李納軍於濮陽奔還濮州時濮州治鄆城別有濮陽縣

朱滔張孝忠大破李惟岳於東鹿實錄及舊惟岳傳止言惟岳一敗按滔傳曰滔與孝忠征之大破惟岳於東鹿滔命偏師守東鹿進圍深州惟岳乃統萬餘眾及田悅援兵圍

東鹿惟岳將王武俊以騎三千方陳橫進滔縉帛為後猊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譟奮馳賊馬驚亂隨擊大破之惟岳焚營而遁據此則是惟岳再敗也燕南記孟祐先敗惟岳又敗與滔傳相應今從之

二月田悅遣王侑等說滔滔遣王郅說王武俊舊傳王郅今從燕南記

四月以李士真李長卿為德棣二州刺史燕南記云授士真德

棣兩州觀察團練使今從實錄

田悅遣康愔將萬餘人與馬燧等戰大敗而還悅傳曰五

月悅以救軍將至盡率其眾出戰於御河之上大敗而還燧傳曰悅恃燕趙之援又出兵二萬背城而陳燧復與諸軍擊破之今從實錄

借商括僦質所得二百萬緡實錄借商統計田宅奴婢等估纔餘八萬貫今

從舊盧杞傳祀傳又曰杜佑計京師帑廩不支數月且得五百萬貫可支半歲用則兵濟矣於是戶部侍郎判度支趙輦與韋都賓等謀行括借約罷兵後以公錢還救既下京兆少尹韋貞督責頗峻長安尉薛萃荷校乘車搜人財貨計富戶田宅奴婢等估纔及八十八萬貫又借僦匱質錢共纔及二百萬貫今從

實錄

召朱泚於鳳翔示以蠟書幸奉天錄曰上命還私第但絕朝謁日給酒肉而已

以內侍一人監之今從實錄及舊傳

貶嚴郢費州刺史舊盧杞傳云貶郢驩州刺史今從實錄

朱滔王武俊大敗官軍堰永濟渠入王莽故河七月

馬燧等退保魏縣實錄六月辛巳朱滔王武俊兵至魏州是日李懷光之師亦至七月

庚子馬燧等四節度兵退保魏縣又曰田悅等築堰欲決御河水灌王莽故河以絕我糧道燧令白懷光

欲退軍懷光不可抱負景亦欲決死守之賊樂極愈急勢迫會夜乃俱引退燕南記曰六月朱滔武俊懷

光俱至懷光即欲戰馬燧抱真不得已從之六月六日懷光等擊滔勝之尋為王武俊所敗其夜決河水

絕懷光等西歸之路明日水深三尺餘馬燧與朱滔有外族之親呼滔為表姪使人說滔曰老夫不度氣

加與李相公等昨日先陳王大夫善戰海內所知也司徒五郎與商議放老夫等却歸太原諸節度亦各

還本道當為聞奏河北地任五郎收取滔見武俊戰勝私心忌其勝已乃謂武俊曰大夫二兄破懷光等

氣已沮喪馬司徒既屈服如此且放去漸圖未晚武俊曰豈有四五節度兵逾十萬使打賊始經一陳被

殺却五萬人將何面目歸見天子今窮感詐求退去得不過到洛州界必築壘相待悔難及也滔心明知

其事竟絕水放燧等既離魏府城下退行三十里溫連魏縣河列營相拒滔雖慙謝武俊終有恨意又同

進軍魏橋河東南去懷光營五里移營在七月中旬也亦志曰三年夏詔懷光率邠甲五千兼統諸軍東

征六月師及魏郢戰馬陷燕人之眾師入賊營取其寶貨馬公燧曰我二年因此賊彼旦至而夕破之人

其謂我何乃植抽戰卒以孤其勢田悅曰馬太原妬
功也朔方軍可襲矣乃使步卒七百入負力而趨乘
我失度擠之於河死者數百人皆精騎也馬公遽命
平射三百人爭橋以出我軍故步軍不敗軍勢大劔
詔唐朝臣自河南引軍會之舊田悅傳曰王武俊以
二千騎奮擊懷光陳滔軍繼踵而進禁軍大敗人相
蹈籍投尸於河二十里河水入王莽故河欲隔官軍水已
壘是夜王武俊使河水入王莽故河欲隔官軍水已
深三尺糧餉路絕王師既無從出乃遣人告朱滔云
云時武俊戰勝滔心忌之即曰大夫二兄已敗官軍
馬司徒卑屈若此不宜迫人於險也武俊曰燧等連
兵十萬皆是國之名臣一戰而比貽國之耻不知此
等何面目見天子邪然吾不惜放還但不行五十里
必反相拒按長曆六月壬子朔七月壬午朔然則辛
巳六月三十日庚子七月十九日忠滔與懷光至魏
之日滔營壘猶未立懷光即與之戰豈得三七月六
日邪戰於愜山之夜武俊決水明日燧等即退保魏
縣豈得至十九日邪實錄燕南記所載日皆不可據
也然實錄多據奏到之日不知戰與移營的在何日
要之必在六七月之際故但記七月退保魏縣耳朱
滔與王武俊同舉兵志在破馬燧軍豈有一戰總勝
遠忌武俊縱燧令去自貽後患邪直是滔無遠識謂
燧等不足畏得其卑辭而縱去耳又舊悅傳云決河
水若決黃河不須築堰決水經日不止三尺既決之
後不可復壅今從實錄
使御河水灌王莽河耳

十月吏部侍郎關播同平章事

舊播傳曰播為吏部侍郎轉刑部尚書十

月拜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今實錄自吏部侍郎為相與傳不同疑傳誤明年罷相乃改刑部尚書

十一月幽州判官李子千恒冀判官鄭濡

舊傳作李子千鄭濡

今從燕南記

已卯朱滔等築壇稱王

實錄於十一月末云是月朱滔僭稱大冀王燕南記云十

月十一日於下營處各築壇場設儀注告天稽首稱名同日為立為王昔本紀朱滔王武俊傳皆云十一

月而無日惟田悅傳云十一月一日今從之

四年正月顏真卿使李希烈顏氏行狀以為公主沐州希烈前後詐為公表

奏謂汴州者數十上知而寢之舊真卿傳以為希烈逼為章表令雪已願罷兵馬累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凡數輩繼來京師上皆不報希烈大宴逆黨倡優譏訕朝政真卿拂衣起後張伯儀敗績令以首級誇示真卿號慟周曾謀奉真卿遂送真卿於龍興寺按滔等推尊希烈在去年真卿使許在今年正月蓋滔等始勸希烈稱帝希烈但稱都元帥建興王故今年滔等再遣樊播等勸進稱為都統也真卿剛烈守之以死希烈豈能逼之使為章表雪已行狀云詐為表奏是也

五月李晟為朱滔所敗還保定州燕南記曰晟與張昇雲等圍鄭景濟

於清苑自二月至四月滔自統馬步萬五千人救清苑四月二日發館陶砦五月內到晟出戰不利城中又出攻晟晟敗去滔乘勝逐晟等大破之晟奔易州染病不復更出實錄曰庚子李晟自清苑退保易州舊唐傳曰自正月至于五月會晟病甚不知人者數馬軍吏合謀乃以馬輿還定州今從之實錄所云庚子蓋奏到之日也

九月劉德信唐漢臣敗於滹澗徐岱奉天記曰大將唐漢臣劉德信高秉

哲自大梁合統兵一萬屯于汝州三帥各領本軍城小卒眾教令不一軍進至薛店更無他路又不設支軍賊謀知之乘霧而進三帥望敵大潰戈楯資實山積馬萬餘蹄皆沒焉汝州遂陷攝刺史李元平為寇所獲賊羅兵比至彭婆今從實錄

李勉遣李堅助守東都新傳作李堅華今從實錄

十月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舊傳云令言率本鎮兵五萬赴援按奉天

記曰哥舒曜表請加師上使涇州節度姚令言赴援令言本領三千請加至五千今從之

賊迎朱泚於晉昌里第舊泚傳作招國里今從實錄

涇原孔目官岐靈岳舊傳云判官岐靈岳今從段官別傳

李忠臣助朱泚段秀實被殺段公別傳曰五日夜泚使涇原將李忠臣高昂

等統銳兵五千以襲奉天六日賊泚又令兵馬使韓旻領馬步二千以繼之奉天記曰秀實與海賓密謀

誅泚佯入請間計事令海賓置匕首於靴欲以相應為聞者見覺秀實遽奪源休笏挺而擊之舊泚傳曰

秀實與劉海賓謀誅泚且虞叛卒之震驚法駕乃潛為賊符追所發兵至六日兵及駱驛而回因與海賓

同入見泚為陳逆順之理而海賓於靴中取匕首為其所覺遂不得前秀實知不可以義動遽奪源休象

笏挺而擊泚秀實傳曰與海賓紀事急為繼而令明禮應於外及秀實擊泚而海賓等不至按李忠臣等

若已將五千人襲奉天則秀實雖追還是兵無益矣又海賓若於靴中取匕首為賊所覺則登時死矣馬

能復逃若為聞者所覺亦應時被擒事跡證著賊為之備秀實亦不得發矣此數者皆恐難信今但取段

公行狀幸奉天錄及舊傳可信者存之

李楚琳殺張鎰齊映等獲免舊映傳曰鎰不從映言乃示寬大召楚琳語之

曰欲令公使於外楚琳恐是夜作亂殺鎰以應泚今從鎰傳

丁巳朱泚自將逼奉天以姚令言為元帥奉天記十月十日賊泚自統眾攻奉天以姚令言為都統今從實錄舊泚傳

隴右營田判官韋臯奉天記作鳳翔節度判官今從實錄

十一月賊造雲梯高廣各數丈劇談錄曰高九十餘尺下瞰城中今從實錄

包佶有錢帛八百萬陳少遊強取之奉天記曰佶以財幣一百八十

萬欲轉輸入城少遊強收之今從舊傳

十二月赦田悅王武俊等罪燕南記十二月二十四日前已云捨武俊等罪

而實錄明年正月改元乃赦武俊等蓋上先已諭旨赦罪及赦書出始明言之耳

朱希彩燕南記作朱案今從舊傳

興元元年正月李希烈稱帝希烈稱帝實錄舊希烈傳顏真卿傳皆無年月

今據奉天記幸奉天錄皆云赦令既行諸方莫不向化惟李希烈長惡不悛國號大楚又實錄今年閏月庚午詔曰朕苟存拯物不憚屈身故於歲首特布新令赦其殊死待以初誠使臣纔及於郊畿巨猾已聞於僭竊然則希烈稱帝必在正月初也

希烈將楊峯舊傳作楊豐今從奉天記

吏部侍郎盧翰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實錄新舊紀表皆同蓋翰罷領選故自吏部遷兵部耳

杜黃裳宣慰江淮實錄去年十二月癸酉已云黃裳使江淮此又有之按舊紀去年

二月黃裳為給事耳實錄誤也

六軍各置統軍實錄云詔六軍各置軍使一員又云因置統軍按舊紀獨置統軍耳今從之

二月韓滉遣王栖曜入寧陵新書栢良器傳曰良器為武衛中郎將以兵隸

浙西希烈圍寧陵渴水灌之親令軍中明日拔城良器以救兵至擇弩手善游者泚泚渠夜入及旦伏弩發乘城者皆死疑韓滉遣栖曜及良器同救寧陵舊栖曜傳云將強弩數千夜入寧陵與此共是一事今參取之

李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留不進實錄云懷光堅壁自守凡八十餘日按懷

光以十一月癸巳解奉天圍李晟以二月戊申徙東渭橋其間纔七十六日實錄所言謂懷光奔河中以前耳今但云累月

甲子加懷光太尉遣李卞諭旨懷光太尉按實錄甲

子二十三日 舊傳李弁作李昇今從奉天錄

懷光殺張名振石演芬懷光投鐵券于地使

二月二十一日 懷光按其軍居咸陽又曰三月三日

也又曰懷光既殺名振召演芬責之按名振云昨日

言不反今何此來則是呼軍門之明日懷光即移軍

咸陽若至咸陽已十三日因巡城而名振言之何得

云昨日又何得云悉軍此來又各振與演芬同日死

按舊傳云部成義至奉天乃反其言告懷光子璿璿

密告其父懷光若三月三日則車駕已幸梁洋不在

奉天且是時反狀已彰灼加此豈能尚欺人

云不反邪今從幸奉天錄悉因投鐵券言之

懷光別將達奚小俊進今從實錄

丁卯幸梁州軍公獲而奏之且使其卒物色我軍遊

環不知不得以聞又怒城之虞已也慢罵去途上疑

其變即因幸梁州今從實錄奉天記曰上初幸奉天

而車駕至宜壽縣渭水之陽謂侍臣曰朕之此行莫

同永嘉之勢因潏然流涕渾瑊對曰臨大難無憂懼

者聖人之勇也言訖濟河按新傳李惟簡追及上於

盤屋西然後渾瑊繼至則上至渭陽時瑊猶未來今

取不

懷光遣孟保邀車駕實今從實錄

三將以追不及還報實錄曰纔入駱谷懷光遣其將

將侯仲莊所拒而退遂焚店驛而去舊嚴震傳曰時

三月韓遊瓌還邠州邠志曰韓遊瓌使其子欽緒扈

職仍假遊瓌邠州刺史將使其黨張昕害之遊瓌既

失兵柄未知所從說客劉南今日竊觀人心莫不戀

主邠有留甲可以圖變公得之邠殆天假也乃使麾

麾下卒據城門士不得盡出其從遊瓌至邠者八百餘人按舊遊瓌傳無受懷光邠州刺史事休顏傳云及李懷光叛據咸陽使誘休顏休顏集三軍斬其使嬰城自守懷光大駭遂自涇陽夜遁其月拜檢校工部尚書奉天行營節度使且上幸山南命休顏留守奉天遊瓌先發懷光陰謀二人豈肯更受懷光節度蓋當時出幸蒼猝遊瓌扈從不及或以與渾城有隙不敢南行故帥麾下歸邠州耳

懷光說衆欲屯涇陽

幸奉天錄曰李晟至東日橋旬日之後軍用整備懷光患之稍

移軍涇陽與朱泚約同滅晟軍舊懷光傳曰懷光劫李建徽等軍移於好時又曰居二旬乃驅兵掠涇陽富平自同州往河中朱泚傳曰懷光為泚所賣慙怒憤耻移於好時按實錄三月甲申懷光自咸陽燒營走歸河中幸奉天錄曰三月懷光挾咸陽掠三原等十二縣雞犬無遺老少步騎百餘萬皆不云後軍好時及涇陽今從邠志及幸奉天錄

張昕謀殺諸將之不從者

邠志曰三月二十三日張

遂斬昕于府中遊瓌既據邠府遣李晟懷光乃走

蒲州按實錄甲申懷光自咸陽燒營走歸河中然則遊瓌殺昕必在其前今因懷光走見之

懷光燒營東走

舊高郢傳曰懷光將歸河中郢言而迎大駕豈非忠乎懷光不聽按德宗

因懷光迫逐遂幸梁州借使懷光欲迎駕德宗豈肯來乎今不取

詔罷懷光副元帥官

舊高郢傳曰懷光歸河中又欲

集郢與李鄴誓死附之屬懷光長子璿候郢郢乃諭以逆順曰人臣所宜効順且自天寶以來阻兵者今

復誰在况國家自有天命非獨人力今若恃衆西向自絕于天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者乎李璿震懼流淚

氣索明年春郢與都知兵馬使呂鳴岳都虞候張延英同謀間道上表及受密詔事洩二將立死懷光乃

大集將卒白刃盈庭引郢詰之郢挺然抗詞無所慙隱憤氣感發觀者淚下懷光慙沮而止按實錄懷光

以興元元年三月甲申走歸河中巳亥以渾瑊為副

元帥四月辛丑朔始臨軒授瑊節鉞而郢傳年月全

不相應
今不取

四月庚戌曹子達破韓旻 邠志云十日破旻等而實錄云乙丑蓋據奏到之日

也今從
邠志

田希鑒殺馮河清 邠志曰興元元年四月渾公受鉞專征出斜谷崔公勸吐蕃分軍應

援尚結贊曰邠軍不出乘我也韓公使曹子達率甲三千赴于渾公吐蕃乃以二萬餘從之李楚琳使石

錚以卒七百人從渾公進收武功遂居之十日宋泚使韓旻田旻以卒三千寇武功渾公禦之陳于東郊

石錚以其卒降旻于陳渾公軍敗乃馳登西原建旗收卒會邠師以吐蕃至賊不知乃悉眾追渾公遂為

吐蕃所覆皆死焉田旻以馬逸獲免吐蕃既勝泚軍乃大掠而去涇人相傳言吐蕃助國有功將以叛卒

之孥賞而歸之涇人口不殺馮公雖吾親族亦將不免矣十四日涇卒殺河清以田希鑒請命於泚泚授

希鑒涇原節度大使賜金帛使和西戎西戎皆授賂焉希鑒疏涇將之不與已者以告朱泚請殺之泚曰

我曲彼直不許按希鑒殺河清必有宿謀或為此訛言以搖梁耳今從實錄河清死在三月今從邠志

五月韓滉運米餉李晟 初泚敕訓曰上初至梁省奏餉命運米百艘按五月初梁州尚未春服月未已克

長安梁潤相去數千里詔命豈能遽達乎今不取

渾瑊奏吐蕃引去 實錄舊本紀皆云乙丑渾瑊與蕃將論莽羅衣眾大破朱泚將韓旻

等於武功武亭州吐蕃傳亦同邠志曰李懷光竟不署敕結贊亦不進軍又曰渾公出斜谷曹子達赴渾

公吐蕃以二萬騎從之既脅泚軍大掠而去泚使田希鑒以金帛賂之蓋尚結贊雖引兵入塞止屯邠南

但遣論莽羅衣將徧軍助瑊破泚於武功大掠而去既受泚賂遂引兵歸國瑊於此蕃歸國之時有此奏耳

滄州亂兵請程華知州事 舊張孝忠傳曰遣華往滄州交檢府藏程日華傳曰

孝忠令華詣固烈交郡固烈死孝忠板授華知滄州事燕南記曰孝忠差牙官程華與固烈交割固烈死

孝忠聞之當日差人送文牒令攝刺史按固烈既去則滄州無主孝忠豈得但令華文檢府藏今從華傳燕南

六月李晟斬崔宣等

郭晞狀曰晞頃因鑿與順動山

谷潛藏逆賊所知召致城邑迫脅授任前後極多蒼黃之中假令仍返堅卧當時即懼嚴刑隨俗從官又傷素業然晞已染汚浴尚可昭明子儀勳勞書在王府父為中興之佐子有疑謗之名非止在其一身實恐玷於先烈况臣總領士馬孤立渭橋頻有帛書累陳誠悃據晞舊傳此欲令掌兵晞陽磨泚以兵脅之終不語賊知其不可用乃止晞潛奔奉天從駕還京不云終臣事泚而皓載晟此狀恐非其實今不取

七月高郢數勸李懷光歸欵

郢勸懷光歸投狀云今

懷光即欲束身蓋自郢之勸導今取之

懷光殺孔巢父啖守盈

志曰七月十二日駕還長

官譚懷仙持詔赦懷光曰奉天之時非卿不能救朕今日之事非朕不能容卿宜委軍赴闕以保官爵使者將至懷光陰導其卒使留已卒之蕃渾者希懷光意輒害三使欲食其肉懷光翼而覆之全尸以聞今從實錄

八月壬寅李希烈殺顏真卿

顏氏行狀其年八月二

殺公於龍興寺又曰初遭難後嗣曹王臯上表曰臣見蔡州歸順脚力張希礫王仕穎等說去年八月二十四日蔡州城中見封有鄰兒不得名字云希烈令偽皇戎使辛景臻右軍安華於龍興寺殺顏真卿實錄及舊傳云三日今從之

竇文場王希遷分典禁旅

舊竇文場傳云文場與霍

罷而仙鳴代之也今從實錄

閏月李晟誅田希鑒

舊晟傳曰晟至涇州希鑒迎謁於座執而誅之還鎮表李觀為

涇原節度使幸奉天錄十月丁丑李晟誅田希鑿於涇州實錄閏月癸酉除李觀涇原節度使丙子以希鑿為衛尉卿丁丑晟誅希鑿今從之

李澄為汴滑節度使

二月巳云上以澄為滑州節度使蓋於時但許之耳

貞元元年十月馬燧入朝請討懷光

鄴侯家傳稱李

臬於帳下太速何足憂也臣能為陛下取之上曰未喻卿意何故以太速為憂而卿能取也對曰臣為陛下憂不在河中乃在太原今馬燧亦踴躍矣領河東十萬之師遣王權領五千人赴難及再幸梁洋遂抽歸本道馬暢在奉天亦便北歸陛下更收復後宣慰云王權擅抽兵馬暢不扈從並宜釋放此則尤不安矣臣比年曾與之言甚有心略今之雄傑也若使之有異志則不比希烈朱泚之徒或能取食伏望陛下聽臣之言緩鞚遠馭以羈之上曰卿所欲何也對曰馬燧保全河東十餘州以待陛下還宮此亦功也對曰為常侍與燧兄炫同列然其兄弟素不相能其語無益臣重表兄鄭叔規為燧賓佐臣今以炫意請至京城欲與相見即至臣激燧令其取李懷光克効必可致也因令燧為忠臣矣又曰貞元元年上因郊天改元時馬燧在太原遣其行軍鄭叔規奏事請因鴻恩以雪懷光并致書信於先公先公不與之報留其信物且令叔規謂之曰比年展奉得接語言心期以為丈夫且河東節度以破靈曜之功上所與也奉天之難握十萬疆兵而令懷光解圍及懷光圖危社稷車駕幸梁洋逢此際會又令他人立蓋代之功今聖主已歸宮闕懷光踴躍在於近畿旦夕為帳下所梟乃尸居也不遠出軍收取以自解而快上心遲即不及矣若河中既平公即如懷光之踴躍矣欲於滔俊之下作倔強之臣亦必不成不言公才略不及也緣腹中有一二三百卷書踴躍至此必自內慙是進不立忠勳退不能効夷齊既而持疑則舟中帳下皆敵國矣可惜八尺之軀聲氣如鍾而心不果決乃婦人也著裙可矣欲奉荅以裙祕而家累在江東未至今聖上收復之後舍垢匿瑕與人更始某又特蒙聽信口於上前保薦可使司徒以取懷光今弟來又請雪之大失所望且望弟速去為說若河中既平司徒何面目更來朝而與士人相見今雖請雪昨赦書亦許束身

通鑑考異卷六

入朝矣君以建中同征之故當發二使喻之準赦歸朝必為保全如不奉詔當領全師問罪因速上表求自征之至河中輕騎入朝親稟廟略乃天與之便也能如是當與司徒為中朝應接有須陳奏必聞聖聽若不能何敢有書也叔規既去具奏於上上每憂河中諸將達奚小俊等突犯宮朝辰常不安會來面陳牆有崩倒者上大驚以為有應之者將啓賊上顧問必對曰此賊不足憂也乃猶机上肉耳但恐梟懸太速不得與馬燧藉手為憂上曰古人云輕敵者亡今卿心輕敵如是朕甚憂之對曰陛下初經艱危憂慮太過輕敵者亡誠如聖旨至如懷光豈可謂之敵乎陛下北在梁洋元惡據宮闕渠以朔方全軍在河中李晟保東渭橋此時足以傍助逆順之勢不然苟欲偷安脅為象恭亦可而竟如醉如痴都不能動今陛下復歸京闕又安足慮之哉臣伏計馬燧請討之草即至若以宗社之靈耻賊且未為帳下所圖得河東軍有以藉手陛下無憂矣不喜於平懷光喜得馬燧也既而馬燧表至請全軍南收河中仍自供糧上大悅召先公對曰馬燧果請全軍討懷光來矣兼請至行營已來自備軍糧河其畏服卿如此也對曰此

畏伏天威而然於臣何有而能使其畏伏臣曾與之言諳其為人頗見機識勢今之雄傑也臣昨故令規傳詞以激怒之且曰欲寄婦人之服當艱虞之際握十萬疆兵收復功在他人今聖主已還宮闕惟有懷光不速收取以立功自解它時復何面目至朝廷與公卿相見則蹭蹬之勢又不及懷光猶有解重圍之功料以此告之燧必能覺悟果得如此既以師至河中旬月當平而燧因此有功便為忠臣矣上曰當盡用卿言初叔規至太原其以先公言告燧燧搏胷驚曰有是哉賴子之至京也不然燧幾為懷光矣非賢表兄豈有告燧者乎即自上表請行叔規又請如必言先寫表本示懷光勸其束身歸朝彼必不從然後表請全軍往討則聖上信司徒誠心又可以忠義告四鄰不然朝敕而夕請誅恐中外尤疑燧曰誠然乃令叔規即書寫表本馳驛以告懷光果不從於是乃請全軍南討尋發太原使者相繼奏事及與先公書言征討之謀及須上聞者先公因對皆為奏之又諷令下營訖輕騎由臨晉度朝謁燧皆然之七月乃自臨晉夏陽來朝上大悅燧具告以先公言卿才畧必可使圖懷光初見卿請雪朕所未諭今乃果然北

亦有人毀卿言詞百端聞于遠近唯先公保卿於朕
朕信其言朕見卿益知先公忠謹豁然體卿至誠奉
國矣燧謝恩出而請先公至中書具說上言泣下拜
謝後對上曰馬燧昨對其器質意趣固不易有且甚
有心略感而用之必有成筭皆如卿言信雄傑也按
泌到長安數日即除常侍時興元元年七月乙未也
八月癸卯加燧晉慈隰節度使然則癸卯之前燧已
取晉慈隰三州矣故朝廷命為副元帥以討懷光十
月已拔絳州及猗氏等諸縣矣貞元元年正月改元
赦於時燧豈得猶在太原雪懷光邪自乙未至癸卯
纔九日自長安至晉陽千餘里若因泌諷諭鄭叔規
始來京師又令叔規還激勸燧又使燧以書諭懷光
懷光不從然後上表與師伐之事多如此豈九日之
內所能容也此直李繁欲取馬燧平河中之功皆歸
於其父耳今從舊燧傳李肇國史補曰馬司徒面雪
李懷光上曰惟卿不合雪人惶恐而退李令聞之請
全軍自備資糧以討兇逆由此李馬不平亦志曰七
月馬公朝于京師請赦懷光隴右節度李公晟聞之
上表請發兵二萬獨討懷光芻糧之費軍中自備
以李公表示馬公且曰朱此之反不得已也懷光悻
逆使朕再遷此而可赦何者為罪馬公兩泣曰十日
之內請獻其首遽遣之按是時懷光垂亡燧功已成
八九故自入朝爭之豈肯
面雪懷光邪今從舊傳

八月燧率諸軍至河西

舊燧傳云燧帥諸軍濟河兵凡八萬陳於城下是日牛名

俊斬懷光首以城降今從邪志

燧斬閻晏等七人

邪志云八人今從舊馬燧傳

壬午駱元光殺徐庭光

實錄甲申駱元光專殺徐庭光上令宰相諭諫官勿論邪

志曰二十日駱公謀於韓公曰徐庭光見詬辱及祖父義不同天是日遂殺之按是月癸亥朔甲申二十日也今從邪志

二年四月陳仙奇毒殺李希烈

杜牧竇良女傳曰初希烈入汴州聞戶曹

參軍竇良女美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

桂娘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有所謀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敘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奇嘗問曰為賊遲晚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與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甲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事於外因為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須自為計以朱染帛丸如含桃先奇發函見之言於薛育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怪樂曲雜發晝夜不絕此乃有誅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謀于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偽號一如李納先奇曰爾父悖逆天子有命誅之因斬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獻暴其尸於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今從實錄及舊傳

十一月吐蕃據鹽州

邠志曰十二月三日吐蕃圍鹽州刺史杜彥光請委城以其衆

去吐蕃許之分軍竊處今據實錄在此月

韓滉過汴大出金帛賞勞

柳氏敘訓云以綾二十萬匹犒軍今從國史補

劉玄佐入朝

鄴侯家傳曰韓相將朝覲先公令人報比在闕庭已奏來則必能致大梁入朝

今來所望善諭以致之十二月劉玄佐果入朝此蓋李繁掠美今從柳氏敘訓

韓滉短元琇貶雷州司戶

實錄曰初元琇判度支時蝗旱琇請運江淮租米以

給京師上以韓滉素著威名加江淮轉運使欲令專督運務琇以滉性剛復難與集事乃條奏令滉督運

江南米至揚子凡一十八里自揚子以北皆琇主之滉深怒於琇琇以京師錢重貨輕乃於江東監院收

獲見錢四十餘萬貫令轉送入關滉不許誣奏以為運千錢至京師費錢萬上以問琇琇奏曰千錢之重

約與一斗米均自江南水路至京所費二三百耳上然之遣中使齎手詔令運錢滉堅執以為不可及滉

總度支遂宿心累誣奏琇至是而貶馬舊崔造傳日造與元琇素厚罷使之後以鹽鐵委之而韓滉以

司務又行不可遽取德宗復以混爲江淮轉運使餘
如造所脩奏其年秋初江淮漕米大至京師德宗嘉
其功以混專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所修奏
皆改乃罷造知政事貶琇雷州司戶縣侯家傳曰時
元琇判度支江淮進米相欠已入汴州而淄青及魏
府蝗旱尤甚人皆相食李納無計欲東身入朝元琇
乃支米十五萬石與之納軍遂濟三月入河運第二
綱米三萬石自集津車船至三門十日而畢造入渭
船亦成米至陝俄而度支牒至支充河中軍糧先公
憂迫不知所爲欲使人聞奏先令走馬與韓相謀之
韓相報曰慎不可奏某判度支來在外勢不禁他及
被更鼓作言語待某今冬運畢當請朝覲此時面奏
時蝗旱運路阻澁自四月初後有一日之內內奉手
詔者皆爲催米且言軍國糧儲自今月半後悉盡此
米所藉公忠副朕憂屬星夜發遣以濟憂恤其旨如
此而不知米皆彼外交蓋琇及時宰忌韓相及先公
運米功成而不爲朝廷大計幾至再亂十月韓相以
饋運功成請入朝及對見上大悅言無不從遂奏運
事且言元琇支米與淄青河中臣在外與先公皆不
敢奏上大驚即日貶琇爲雷州司戶二說相違恐各
有所私今但
取其大要

治通鑑考異卷第十九

唐紀十一

貞元三年三月吐蕃使論頰執

那志作論莽熱今從實錄

四月遣渾瑊盟於清水

實錄丙寅崔幹至自鳴沙傳尚結贊言盟會之期及定界

之所唯命是聽君歸奏決定當以鹽夏相還又云清水之會同盟者少是以和好輕慢不成今蕃相及元帥以下凡二十一人赴盟靈州節度使杜希全稟性和善外境所知請令主此盟會涇原節度使李觀亦講同主之辛未以幹為鴻臚卿充入吐蕃使令幹報尚結贊希全職在靈州不可出境李觀又以改官遣侍中渾瑊充盟會使約以五月二十四日復盟於清水按尚結贊本怨渾瑊故欲劫而執之然則求瑊主盟乃吐蕃意非由唐出也今從新侯家傳

六月李叔明之子昇

新侯家傳及舊叔明傳皆作昇今從實錄及舊蕭復傳

八月李泌言陛下惟有一子

按德宗十一子諠諠非所生外猶有九子而泌

云惟有一子者蓋當是時小王或未生或太一諠諠之外尚有昭靖子也

九月李泌請與回紇和親癸亥遣回紇使者合闕將

軍歸許以咸安公主妻可汗

鄴侯家傳九月泌請與回紇和親十月與回紇

書十二月回紇遣聿支達于上表謝恩皆請如宰相約和親按實錄八月丁酉回紇遣默啜達于來貢方物且請和親九月癸亥遣回紇使合闕將軍歸其國初合闕將其君命請昏上許以咸安公主嫁之命見于麟德殿且令齋公主畫圖就示可汗以馬價絹五萬還之許互市而去十二月無聿支入聘之事回紇自大曆十一年以來未嘗入寇信使往來亦無不和及求和之迹蓋德宗心恨回紇而外迹猶羈縻不絕今回紇請昏則拒絕不許而李泌勸與為昏耳其月數之差則恐李繁記之不詳或者聿支即默啜與合闕皆不可知也若以默啜即為請昏之使合闕即為謝恩之人又泌論回紇凡十五餘對須半月上泌

又云臣本夾中與書令朝臣遞云一月可到歲內報至自丁酉至癸亥纔二十六日耳今依實錄月日因

許嫁咸安本其事而言之

吐蕃陷連雲堡

鄴侯家傳曰時京西諸鎮報種麥已畢絕萬頃而皆巨野上大喜既而尚

結贊來入寇諸軍閉壁候夜砍管悉捷結贊乃退歸上以十餘年來邊軍常被戎挫皆入踐京畿此來始敗又不能更深入且報種麥已畢而喜甚按實錄吐蕃陷華亭及連雲堡驅掠邈邈編戶牛畜萬計悉送至彈箏峽是秋數州人無種麥者與家傳相反今從實錄

十一月吐蕃不入寇詔渾瑊歸河中

鄴侯家傳曰十一月以張獻甫

為邠寧等州節度使代韓遊瓌而以渾瑊侍中為朔方河中絳邠寧慶副元帥先公乃今獻甫終西界堡障濠塹南接涇州於是塞內始有蕃籬之固尚結贊不能輕入窺邊矣按獻甫明年七月乃為邠寧節度家傳誤也

四年正月赦詔兩稅等第三年一定

實錄赦云天下兩稅更審定等

第仍加三年一定以為常式按陸贄論兩稅狀云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然則當時稅賦但以貧富為等第若今時坊郭十等鄉村五等戶臨時科配也又云額外官勿更注擬見任者三考勤停此蓋用李泌之策也按贄侯家傳泌請罷天下額外官又云陛下許復所減官員臣因請停額外官許其得資後停額內官員當正官三分之一則今年計已停一半摺此則似有額外官又有額外官皆在正員之外不則內皆應作外字之誤也

增京官俸

實錄辛巳詔以中外給用除陌錢給文武官俸料自是京官益重頗優裕焉初除陌

錢隸度支至是令吏部別庫貯之給俸之餘以備他用按興元元年正月赦其所加墊陌錢稅開架之類悉宜停罷今猶有除陌錢者蓋當時止罷所加之數或私買賣者官不收墊陌錢官給錢猶有除陌在故也

李泌言盧杞姦邪

舊李勉傳勉對德宗已有此語而

孰是今兩存之

四月更命殿前左右射生日神威軍

實錄作神武軍今從新志

十月回紇請改為回鶻

舊回紇傳元和四年里迦可汗遣使請改為回鶻義取回

旋輕捷如鶻崔鉉續會要貞元五年七月公主至衙帳回紇使李義進請改紇字為鶻與統紀同鄴侯家傳四年七月可汗上表請改紇字為鶻與李繁北荒君長錄及新回鶻傳同按李泌明年春薨若明年七月方改家傳不應言之今從家傳君長錄新書

五年二月董晉充位為人重慎

韓愈作晉行狀曰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

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擊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

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愈作行狀必揚美蓋惡叙其為相時事止於此則其循默充位可知然其重慎亦可稱也今略取行狀

三月李泌好談神仙為世所輕國史補曰李泌相以虛誕自任常對客教

家人速灑掃今夜洪崖先生來宿有人遺美酒一榼會其侍郎取榼必令倒還略無愧色舊泌傳曰德宗初即位尤惡巫祝怪譴之士及建中末寇戎內梗桑道茂有城奉天之說上稍以時日禁忌為意而雅聞泌長於鬼道故自外徵還以至大用時論不以為慝及在相位隨時俯仰無足可稱復引顧況等輕薄之流動為朝士戲侮頗貽譏誚泌放曠敏辯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為權倖忌嫉恒由智免終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相位初泌流放江南與柳渾頤况為人蘇州人按泌雖詭誕好談神仙然其智略實有過人者至於佐肅代復兩京不受相位而去代宗順宗之在東宮皆賴泌得安此其大節可重者也舊傳毀少

過家傳出於其子雖難盡信亦得盡不信今擇其可信者存之

六年三月回鶻忠貞可汗之弟弒忠貞而自立新傳曰可

汗為少可敦葉公主所毒死可汗之弟乃自立今從實錄

七年二月遣使回鶻實錄作康鋌今從新舊傳

八年四月以劉士寧為宣武節度使實錄士寧位未定遣使通王武

俊劉濟曰緒以士寧未受詔於國皆留之新傳云諸鎮不直之皆執其使然則舊傳是也

劉逸準韓愈集作逸準今從舊傳

貶竇參為郴州別駕柳理上清傳曰貞元壬申歲春三月相國竇公居光福里第月

夜閑步於中庭有常所寵青衣上清者乃曰今欲啓事郎須到堂前方敢言之竇公亟上堂上清曰庭樹

上有人恐驚郎請謹避之竇公曰陸贄又欲傾奪吾
權位今有人在庭樹上吾禍將至且此事奏與不奏
皆受禍必竄死於道路汝在輩流中不可多得吾身
死家破汝定為官婢聖君若顧問善為我辭焉上清
泣曰誠如是死生以之竇公下階大呼曰樹上君子
應是陸贄使來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報樹上應聲
而下乃衣縗履者也曰家有大喪貧甚不辦葬禮伏
知相公推心濟物所以卜夜而來幸相公無怪公曰
某罄所有堂封緇千匹而已方擬脩私廟今且輟贈
可乎縗者拜謝竇公答之如禮又曰便辭相公請左
右齋所賜緇擲於墻外某先於街中俟之竇公依其
請命僕使偵其絕蹤旦方敢歸寢翌日執金吾先奏
其事竇公得次又奏之德宗厲聲曰卿交通節將蓄
養俠刺位崇台鼎更欲何求竇公頓首曰臣起自刀
筆小才官以至貴皆陛下獎拔實不由人今不幸至
此抑乃仇家所為耳陛下忽震雷霆之怒臣便合萬
死中使下殿宣曰卿且歸私第待候進止越月貶柳
州別駕會宣武節度使劉士寧通好于郴州廉使條
跡上聞德宗曰交通節將信而有徵流竇公于驩州
沒人家資一簪不著身竟未達流所詔自盡上清果

諫名掖庭後數年以善應對能煎茶數得在帝左右
德宗謂曰宮掖間人數不少汝了事從何得至此上
請對曰妾本故宰相竇參家女奴竇某妻早亡故妾
得陪掃灑及竇某家破幸得填宮既侍龍顏如在天
上德宗曰竇某罪不止養俠刺亦甚有賊汗前時納
官銀器至多上清流涕而言曰竇某自御史中丞歷
度支戶部鹽鐵三使至宰相首尾六年月入數十萬
前後非時賞賜亦不知紀極乃者郴州所送納官銀
物皆是恩賜當部錄日妾在郴州親見州縣希陸贄
意旨刮去所進銀器上刻作藩鎮官銜姓名誣為贓
物伏乞陛下驗之於是宣索竇某沒官銀器覆視其
刮字處皆如上清言時貞元十二年德宗又問蓄養
俠刺事上清曰本實無悉是陸贄陷害使人為之德
宗怒陸贄曰這獠奴我脫却伊綠衫便與紫衫著又
常喚伊作陸九我任使竇參方稱意次須教我枉殺
却他及至權入伊手其為軟弱甚於泥團乃下詔雪
竇參時裴延齡探知陸贄恩衰得恣行媒孽贄竟受
譴不迴後上清特勅丹書度為女道士終嫁為金忠
義妻世以陸贄門生名位多顯達者不敢傳說故此
事絕無人知信如此說則參為人所劫德宗豈得反

云蓄養俠刺况陸贄賢相安肯為此就使欲陷參其術固多豈肯為此兒戲全不近人情今不取

九月詔西北邊貴糴以實倉儲實錄云凡積米三十萬斛按陸贄論守

備狀云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又云更經三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蓋實錄所言

今年之數贄狀通計來春也

十月貶姜公輔為吉州別駕實錄初公輔罷相為左

子數私謁竇參參數奏公輔以他官上不許而有怒公輔之言公輔恐乃請免官為道士久之未報因開

延英奏之上問其故公輔對以參言上曉之固不已大怒貶之而詔書責參推過於上公輔傳曰陸贄知

政事以有翰林之舊數告贄求官贄密謂公輔曰予嘗見郴州竇相言為公奏擬數矣上旨不允有怒公

之言公輔恐懼上疏乞罷官為道士久之未報後又庭奏德宗問其故公輔不敢洩贄便以參言為對帝

怒貶公輔為泉州別駕又遣中使齋詔責參贄傳曰姜公輔奏稱竇參嘗語臣云陛下怒臣未已德宗怒

用貶參竟殺之時議云公輔奏實參語得之於贄云參之死贄有力焉按贄請令長官率屬吏狀云亦由

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此乃解參之語也及參之死贄救解甚至由是觀之贄豈有殺

參之意邪且贄語公輔之時安知公輔請為道士反於上前以泄言之罪歸參此乃公輔之意非贄意也

當時之人見參贄有隙遂以已意猜之史官不悅贄者因歸罪於贄耳今不取

九年二月城鹽州亦志八年詔追張公議築鹽夏二

神策散將魏荒者朔方子弟武藝冠絕得荒足以集事上遣之張公以荒為邠寧馬軍兵馬使三月帥及

諸軍赴于五原去城百里而軍荒獨以其騎徑至城下陷城而入逐吐蕃召諸軍城之更引其軍西略境

上往復走望為師耳目蕃衆拒境而不敢入官軍城二郡而歸白居易樂府城鹽州注亦云貞元壬申歲

特詔城之而實錄在九年二月蓋去歲詔使城之今年因命杜彥光等而言之五月趙憬為門下侍郎由是與陸贄有隙舊憬傳曰

同知政事贊特又在禁庭特承恩顧以國政為已任
纔周歲轉憬為門下侍郎憬由是深銜之數以日疾
請告不甚當政事因是不相協按憬遷門下猶為宰
相又益以賈耽盧邁贊豈得專政蓋憬以此心疑之
耳

十年正月崔佐時至羊苴咩城舊傳作陽苴咩城今從新傳

異牟尋斬吐蕃使歸唐舊傳云四年五月臯遣判官崔佐時至苴咩城按西南夷事狀四年臯微聞異牟尋之意始因諸蠻寓書於牟尋自是比年招諭至九年牟尋始遣使分臯書

以來朝廷賜之詔書臯乃遣佐時齎詔以往牟尋猶欲使佐時易服而入臯傳誤也

六月袁滋冊南詔舊傳十年八月遣奏羅棟獻吐蕃印新傳異牟尋與崔佐時

盟點蒼山敗突厥於神川明年六月冊異牟尋為南詔王按實錄乃今年六月新舊傳皆誤也韋臯奏狀皆稱雲南王而實滂雲南別錄曰詔袁滋冊異牟尋為南詔蓋從其請南詔之名自此始也蠻語詔即王

也新傳為南詔王亦誤

賜張昇雲名茂昭舊傳於其父孝忠卒時言改名年代記在此年九月今從實錄

十二月陸贄罷為太子賓客韓愈順宗實錄曰德宗在位稍久益自攬機柄

親治細事失人君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職而議者乃云由贄而然按凡為宰相者皆欲專權安肯自求失職不任宰相乃德宗之失而歸咎於贄豈人情也又贄論朝官闕負狀云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負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此乃諫德宗不任宰相親治細事之辭也

十一年二月冊勃海王嵩鄰為忽汗州都督實錄云已冊大

嶺嵩隣為勃海郡王今從新傳

七月王定遠欲殺李說墜城而死舊說傳曰定遠殺彭令茵說具以事

聞德宗以定遠有奉天扈從功恕死傳仁制未至定遠怒說奏聞趨府謀殺說昇堂未坐抽刀刺說說走

而獲免又曰定遠墜城下槎植傷而不死尋有詔削奪長流崖州今從實錄

十二年三月方渠三城成實錄先是邠寧楊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皆賊路也

請城其地以備之詔問須幾何人邠志曰十三年春詔問楊公曰方渠合道木波皆賊路也城之可乎若以為可更要幾兵二月十一日起復除本官十四日制書到軍十八日發軍二十六日軍次石堂谷三月二十八日功就三城今從邠志而不取其日

八月蔣又諫張茂昭起復尚主實錄作蔣武按舊傳又本名武

十四年九月己巳左遷陽城道州刺史實錄新舊傳無年月柳宗

元陽公遺愛碣曰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綬即隱所起陽公為諫議大夫後七年廷諍懇至帝猶嘉異遷為國子司業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季償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閭下叫闔籲天願乞復舊朝延重史其事如己巳詔今從之

十六年四月加杜佑兼濠泗觀察使實錄十二月癸卯泗州濠州宣

今淮南觀察使收管今因此終言之

九月貶鄭餘慶郴州司馬舊傳曰時歲旱人饑德宗與宰相議將賑給禁衛十

軍事未行為中書吏所洩餘慶貶郴州司馬按實錄餘慶與于頔同貶餘慶制辭云乃乖正直有涉比周棄法弄情公行黨庇頔制辭云性本纖狡行惟黨附奏對每乖於事實頔邪有蠹於彛章今從之

十月赦吳少誠實錄九月壬寅宰相對於延英賈耽奏一昨韓全義五樓退軍賊不敢追

赴者應望國家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是之按全義自五樓退保潞水少誠逼潞水下營全義又退保陳州非不敢追赴也又云諸軍討蔡州未嘗整陣交鋒而王師累挫潰吳少誠知王師無能為致書弊以告監軍願求昭洗上既納賈耽之議又得監軍善奏遂復其官爵按少誠以王師無能為則愈當侵軼豈肯從監軍求昭洗蓋少誠起兵以來不能無疲弊故求休息耳今不取

十七年正月韓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舊全義傳云今中使就第

賜宴自還至辭都不謁見而去議者以隳敗漕制從古以還未如貞元之甚按實錄壬戌宴全義于麟德殿又云自還及歸不見不辭于正朝蓋非不謁也但不於正朝耳

十八年正月韋臯獻論莽熱舊韋臯傳云十月遣使獻論莽熱今從實錄

十九年六月孫榮義為中尉與楊志廉皆驕縱實錄

年六月以中官楊志廉充左神策護軍中尉七月丙戌以內給事楊志廉孫榮義為左右神策護軍中尉

副使九月戊寅以志廉為左神策中尉十九年六月辛卯以榮義為右神策中尉二十年十月戊申以志廉為特進右監軍將軍左軍中尉其重複差互如此

蓋十七年六月攝領耳七月始為副使九月及十九年六月始正為中尉二十年十月但進階加官耳舊傳又云先是竇文場致仕十五年以後志廉榮義為左右軍中尉亦踵竇之事此蓋言其大略耳未必為中尉適在十五年也

七月張正一上書得召見順宗實錄作張正一買今從德宗實錄

正一與王仲舒劉伯芻呂洞善韓愈集有仲舒神道碑云諱弘中字某按實錄新舊傳皆名仲舒字弘中愈又作燕喜亭記稱為王弘中然則弘中必字也碑文誤耳順宗實錄云正買與王仲舒劉伯芻裴道常仲孺呂洞相善數遊止今從德宗實錄

十二月韓愈貶陽山令韓愈河南令張署墓志曰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為

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為縣令南方又祭署文曰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

時又曰我洛陽山以尹廳孫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號與署同貶當在此年冬

二十年吐蕃贊普死實錄及舊傳皆云贊普以貞元十三年四月卒長子立一歲又

卒次子嗣立韓愈順宗實錄張薦傳云二十年贊普死遣薦弔贈新傳云十三年贊普死其子足以煎立

二十年贊普死遣工部侍郎張薦弔祠其弟嗣立疑實錄舊傳誤以是字為一字今從順宗錄及新傳

實錄舊傳誤以是字為一字今從順宗錄及新傳

實錄舊傳誤以是字為一字今從順宗錄及新傳

實錄舊傳誤以是字為一字今從順宗錄及新傳

實錄舊傳誤以是字為一字今從順宗錄及新傳

六月昭義兵馬使盧從史

杜牧上李司徒書作押衙盧從史今從實錄

順宗永貞元年正月太子紫衣麻鞋

按祕喪則不應麻鞋發喪則不

應紫衣蓋當時倉猝偶著此服非祕喪也以未成服故不衣緣經耳

甲午宣遺詔

德宗實錄癸巳宣遺詔今從順宗實錄

二月李師古發兵屯曹州

舊韓愈傳云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穆宗文宗嘗詔

史臣添改時愈壻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章處厚竟別撰順宗實錄三卷景祐中詔編次崇文總

目順宗實錄有七本皆五卷題云韓愈等撰五本略而二本詳編次者兩存之其中多異同今以詳略為

別此李師古脅滑州事詳本有而略本無詳錄又云使衡密以其本示之師古不受杖衡幾死衡蓋使春

之名而無姓又云遂以師至濮州伺候為變按韓愈撰韓弘碑云屯兵于曹今從之

三月李錡為鎮海節度使解鹽鐵轉運

舊錡傳云德宗於

鎮海軍新書方鎮表元和二年陞浙西觀察使為錡軍節度使按實錄八月辛酉詔曰頃年江淮租賦

爰及推稅委在藩服使其平均太上皇君臨之初務從省便遂令使府歸在中朝然則德宗云元和者皆

誤也

王叔文之黨欲逐竇羣韋執誼止之

舊劉禹錫傳曰羣即日罷官羣

傳曰其黨議欲貶其官韋執誼止之又曰叔文雖異其言竟不之用按順宗實錄凡為在文所排擯者無

不載未嘗言羣

罷官今從之

六月裴均表至

實錄略本云尋而裴均嚴綬表繼至悉與臯同又云外有韋臯裴均嚴綬

等箋表詳本裴均皆作裴均按裴均時為考

功負外郎裴均為荆南節度使今從詳本

王叔文以母喪去位

實錄詳本曰叔文母將死前一

林讎李忠言劉光奇俱文珍及諸學士等中飲叔文執盞云云又曰羊士諤毀叔文叔文將杖殺之而韋

執誼懦不敢劉闢以韋臯迫脅叔文求三川叔文平
主不識闢叔文今日名位何如而闢欲前執叔文手
豈非凶人邪叔文時已令掃木場將集衆斬之執誼
又執不可每念失此兩賊令人不快又自陳判度支
已來所為國家興利除害出若干錢以為功能俱文
珍隨語折之叔文無以對命滿酌雙卮對飲酒數行
而罷方飲時有暫起至廳側者聞叔文從人相謂曰
母死已竟不欲棺斂方與人飲酒不知欲何所為歸
之明日而其母死或傳母死數日乃發喪國史補曰
王叔文以度支使設饌於翰林大宴諸闈袖金以贈
明日又至揚言聖人適於苑中射兔上馬如飛
敢有異議者腰斬其日丁母憂今從二本實錄

七月程執恭為橫海留後

舊傳曰程懷信死懷直子
執恭知留後事乃遣懷直

歸滄州十六年卒執恭代襲父位朝廷因而授之按
懷信逐懷直而奪其位安肯以懷直之子知留後又
德宗實錄俱無此事順宗實錄略本亦無蓋舊傳誤
也惟詳本永貞元年七月癸巳橫海軍節度使程懷
信卒以其子副使執恭為橫海軍節度使路隋憲宗
實錄元和元年五月丙子以橫海留後程執恭為

唐使蓋順錄留後
字誤為使字耳

憲宗元和元年正月高崇文為前軍

實錄云為左軍
按有左必有右

而云李元弁為次軍
則崇文必前軍也

三月崇文斬李康

劉崇遠金華子維編曰高駢在淮
海周寶在浙西為節度使相與有

隙駢忽遣使悔叙離絕願復和好請越境會於金山寶
謂其使者曰我非李康更要作家門功勳欺詐朝廷

邪注云元和和中李康鎮東川傳有異志駢祖崇文鎮
西川乃為設鄰好康不防備來會於境為崇文所斬

補國史曰劉闢舉兵下東蜀連帥李康奔城走崇
文下劔閣日長子曰暉不當矢石欲戮之以勵衆師

次綿州斬李康疏康擅離征鎮不為拒敵注云當時
議論云康任懷州刺史日杖殺武陟尉即崇文判官

宋若平之父乘此事為之復讎按金華子言固不知
李康為劉闢所圍事而云崇文誘誅之補國史又不

知被擒事而云弃城走此皆得
於傳聞不可為據今從舊傳

阿跌光進光顏擊楊惠琳舊李光進傳曰肅宗自靈武觀兵光進從郭子儀破

賊收兩京上元初郭子儀為朔方節度用光進為都知兵馬使尋遷渭北節度使大曆四年葬母於京城

南原將相致祭者凡四十四幄此乃李光弼弟光進事也而劉昫置之此傳下乃云元和四年范希朝救

易定表光進為馬步都虞候其疎謬如此

四月高崇文為東川節度副使實錄於此云為東川節度使至十月除西

川時則云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蓋此時誤也

元稹上疏論諫職稹自敘及新傳先上教本書論諫職在後今從舊傳

九月高崇文斬沈行林恩補國史曰行與段文昌關通今判按禮同上介亦接諸公

候謁崇文目段公曰公必為將相未敢奉薦揖起沈行令梟首標於驛門二人誅賞之具未曉其意何如也

二年十月高崇文願效死邊陲舊崇文傳曰崇文不諫稟之繁且以優富之地無所陳力乞居塞上以扞

邊戍懇疏累上舊武元衡傳曰崇文理軍有灋而不

知州縣之政上難其代者今從補國史參以舊傳

武元衡為西川節度使孫光憲北夢瑣言曰李德裕太尉未出學院盛有詞藻而

不樂應舉吉甫相俾親表勉之掌武曰好驢馬不入

行由是以品子敘官也吉甫相以武相元衡同列事

多不叶每退公詞色不懌掌武啓白曰此出之何難

乃請修狄梁公廟於是武相漸求出鎮智計已聞於

早成矣今從實錄及舊傳

十一月斬李錡實錄誅錡後數日上遣中使齎黃衣

葬焉國史補曰李錡之擒也得侍婢一人隨之錡夜則裂襟自書筦權之功言為張子良所賣教侍婢曰

此進之及錡伏灑京城大霧三日不解或聞鬼哭憲宗又得帛書頗疑其寃內出黃衣二襲賜錡及子救何寃之有今從實錄

盧從史擅引兵東出久之乃還

蔣階李司空論事曰絳奏從史比來事跡

彰露頗多意不自安務欲生事所以曲陳利害頗獻計謀冀許用兵以求姑息今請親領士馬欲往邢洛假以就糧實為動衆去就之際情狀可知舊從史傳曰前年丁父憂朝旨未議起復屬王士真卒從史竊獻誅承宗計以希上意用是起授委其成功及詔下討賊兵出逗留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潛懷賊號按三年九月戊戌李吉甫罷相出鎮揚州四年二月丁卯鄭絳罷相三月乙酉王士真卒承宗始襲位四月壬辰從史起復若以從史山東就糧即請討承宗之時則於時吉甫網皆已罷相何得有譖網之事又貶從史制辭云況頃年上請就食山東及遣旋師不時恭命致動其衆觀生其心賴劉濟抗忠正之辭使邪豎絕遲迴之計加以編毀鄰境密疏事情反覆百端高下在手若果是計承宗時朝廷不違其請何嘗

因擅引兵出山東朝廷命旋師託以就食邪治不濟奉詔但不知事在何年月日所欲攻討者何人劉言也新書云從史與承宗連和有詔歸潞設也

于頔子尚主遂入朝

實錄不見頔入朝月日今因尚主終言之

三年正月涇原節度使段祐

舊傳作段佐新傳作佑今從實錄

二月盧坦彈柳晟閻濟美進奉

舊晟傳曰罷鎮入朝以違詔進奉為御史

元稹所劾詔宥之今從實錄舊濟美傳自福建觀察使復為浙西觀察使新傳曰自福建觀察使徙浙西罷浙西也方在道見詔而貢獻無所還故帝為言之今據實錄云離趙州後方見赦文則是浙東新舊傳

誤也

六月沙陀詣靈州降

趙鳳後唐懿祖紀年錄曰懿祖諱執宜烈考諱盡忠自曾祖入

覲復典兵於磧北德宗貞元五年回紇葛祿部及白
 眼突厥叛回紇忠貞可汗附於吐蕃因為鄉導驅吐
 蕃之衆二十萬寇我北庭烈考謂忠貞可汗曰吐蕃
 前年屠陷靈鹽聞唐天子欲與贊普和親可汗數世
 有功尚主恩若驕兒若贊普有寵於唐則可汗必無
 前日之寵矣忠貞曰若之何烈考曰唐將楊襲古固
 守北庭無路歸朝今吐蕃突厥併兵攻之儻無援助
 陷亡必矣北庭既沒次及于吾可汗得無慮乎忠貞
 懼乃命其將頡于迦斯與烈考將兵援北庭貞元六
 年與吐蕃戰于磧口頡于迦斯戰不利而退烈考牙
 於城下以援襲古吐蕃攻圍經年諸部繼沒十二月
 北庭之衆劫烈祖降於吐蕃由是舉族七千帳徙於
 甘州臣事贊普貞元十三年回紇奉誠可汗收復涼
 州大敗吐蕃之衆或有間烈考於贊普者云沙陀本
 回紇部人今聞回紇疆必為內應贊普將遷烈考之
 牙於河外時懿祖年已及寇白烈考曰吾家世為唐
 臣不幸陷虜為他効命及見猜嫌不如乘其不意復
 歸本朝烈考然之貞元十七年自烏德鞬山率其部
 二萬東奔居二百里吐蕃追兵大至自洮河轉戰至石
 門關委曲二千里凡數百戰烈考戰及懿祖與僕

范希朝為河西靈鹽節度使聞懿祖至自率師蕃界
 應接而歸以事奏聞德宗遣中使賜詔慰勞賞賜數
 十萬因於鹽州置陰山府以懿祖為都督授特進驍
 衛將軍同正憲宗即位詔懿祖入覲元和元年七月
 帝自振武至長安授特進金吾衛將軍留宿衛范
 希朝亦徵為金吾上將軍二年吐蕃誘我党項部寇
 犯河西天子復命希朝為靈鹽節度命懿祖將兵佐
 之賊平城西受降城據德宗實錄貞元十七年無沙
 陀歸國事范希朝傳德宗時為振武節度元和二年
 乃為朔方靈鹽節度誘致沙陀元和元年亦無
 沙陀朝見紀年錄恐誤今從實錄舊傳新書

九月王鏐求加平章事白居易上言
 按舊李蕃權德輿傳白居易集

李絳論事集皆有諫加王鏐平章事觀其辭意各
 是時居易所論者云淮南百姓日夜無繆又曰鏐
 歸鎮與在朝望並不除宰相則是自淮南入朝未除
 河中時也權李同在中書受密旨云可兼宰相則初
 除河中時也李司空論事云至太原一二年間財力
 贍足則是除太原以後六年十一月李絳作相前也

今附居易疏於初除太原之時又舊鏐傳云在淮南
四年元和二年入朝按實錄鏐以貞元十九年鎮淮
南居易狀云五年誅求又云
昨日裴均除平章事故置此

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舊吉甫傳曰初裴均為僕射判度支交結權幸欲求宰相

先是制試直言極諫科其中有譏刺時政忤犯權倖者因此均黨揚言皆執政教指冀以搖動吉甫賴諫

官李約獨孤郁李正辭蕭儼密疏陳奏帝意乃解吉甫早歲知獎羊士諤擢為監察御史又司封員外郎

呂溫有詞藝吉甫亦眷接之寶羣初拜御史中丞奏請士諤為侍御史溫為郎中知雜事吉甫怒其不先

羣遂伺得日者陳克明出入吉甫家密捕以聞憲宗詰之無姦狀吉甫以裴均久在翰林憲宗親信必當

大川遂密薦均代已因自圖出鎮其年九月拜淮南節度使在揚州每有朝廷得失皆密疏論列按牛僧

孺等指陳時政之失吉甫泣訴故貶考覆官裴均等雖為為讒若云執政自教指舉人詆時政之失豈近

人情邪吉甫自以誣構鄭綱貶斥裴均等蓋意宗察

其情而疎薄之故出鎮淮南及子德裕政掩先人之惡改定實錄故有此說耳

四年三月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上言李司空論事及居易集皆

有此奏語雖小異大皆不殊蓋同上奏耳

王士則與劉栖楚自歸京師舊傳栖楚為吏鎮州王承宗甚奇之今從實錄

四月李絳白居易諫受裴均銀器有旨諭進奏院居

易復以為言居易集奏狀曰伏見六七日來向外傳說皆云有進止令宣與諸道進奏院自

今已後應有進奉並不用申報御史臺如有人勸問便錄名奏來者內外相傳不無驚怪臣伏料此事多

是虛傳且有此聞不敢不奏云云又曰若此果虛即望宣示內外令知聖旨使息虛聲按禁止進奉前後

制敕非一不止於昨閏三月德音也去歲三月柳戾閻濟美違敕進奉已為慮坦所彈憲宗意美貶越州

成乃逢赦令釋其罪今裴均所進假使在德音前亦赦後矣又云敕書未到前已在道路捨其過是則憲

深感於左右之言外示不受獻內實欲其來獻也然則居易所聞不為虛矣若其虛必辨明也實錄及李司空論事皆以此為憲宗之美今故直之

九月甲辰裴武復命庚戌以薛昌朝為保信節度使

李司空論事初武銜命使鎮州令諭王承宗割德棣兩州歸朝廷武飛表上言一如朝廷意旨遂除昌朝德棣節度及旌節至德州而昌朝尋已追到鎮州朝命遂不行比及武回事宜與先上表參差按實錄甲辰武至自鎮州庚戌除昌朝非武未還據所上表除之也論事集誤今從實錄

十月李元素等諫以吐突承瓘為招討舊承瓘傳曰

疏相屬皆言自古無中貴人為兵馬統帥者補闕獨孤郁段平仲尤激切呂元膺傳元膺與給事中穆質孟簡兵部侍郎許孟容等八人抗論不可若據承瓘傳則是九人又平仲時為諫議大夫非補闕恐誤今從實錄

五年正月內侍與元稹爭驛實錄云中使仇士良與稹爭驛按稹及白居易

傳皆云劉士元而實錄云仇士良恐誤今止云內侍

四月白居易請罷兵白氏集云五月十日進據此疏云從史雖經接戰與賊勝負略

均則是未就縛也此月戊戌從史已流驩州疑五月當為四月故移於此

吐突承瓘縛盧從史承瓘傳曰承瓘出師經年無功乃遣密人告王承宗今上疏待

罪許以罷兵為解仍奏昭義節度使盧從史素與賊通許為承宗求節鉞乃誘潞州牙將烏重胤謀執從

史送京師今從裴垪等傳

六月上欲令白居易出院李絳諫舊居易傳曰吐突承瓘為招討使諫

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論辭情切至既而又請罷河北用兵凡數千百言皆人之難言者上多聽納唯諫承瓘事切上頗不悅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

死亡之誅事無巨細必言者蓋酬陛下特力拔擢耳
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
繇是多見聽納今
從李司空論事

七月李師道等請雪王承宗實錄云淄青幽州累有
章表請赦承宗按劉濟

素與成德有怨攻之最力白居易請罷兵狀云劉濟
近日情似近忠今忽罷兵慮傷其意又豈緣劉濟一
人惆悵而不顧天下遠圖然
則濟豈肯請赦承宗今不取

十一月命王鐔兼平章事李藩固執不可舊李藩傳
日鐔以錢

數千萬賂遺權侍求兼宰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
密旨曰王鐔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遂以筆塗兼宰
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
豈可以筆塗詔邪日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

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會更崔鉉曰此乃不諳故事
者之妄傳史官之謬記耳既稱奉密旨宜擬狀中陳
論固不假以筆塗詔矣凡欲降白麻若商量於中書
門下皆前一日進文書然後付翰林草擬制又稱

日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尤為踈闊蓋由史氏以
藩有直亮之名欲委曲成其美豈所謂直筆哉舊德

輿傳曰初鐔來朝貴倖多譽鐔者上將加平章事
李藩堅執以為不可德輿繼奏云云乃止今從之

六年九月辰淑二州蠻反舊傳作辰錦二
州今從實錄

十一月十六宅諸王不出閣新李吉甫傳作十宅按
舊紀自此至唐末皆云

十六宅新舊傳曰吐突承璀恩寵
莫二是歲將用絳為宰相

十二月己丑李絳同平章事舊傳曰吐突承璀恩寵
莫二是歲將用絳為宰相

相前一日出璫為淮南監軍翌日降制以絳同平章
事新傳曰絳所言無不聽帝欲遂以為相而承璀寵
方盛忌其進陰有毀短帝乃出承璀淮南監軍翌日
拜絳同平章事今據實錄出承璀至絳入相五十四

日舊傳云
翌日誤也

七年七月立遂王宥為太子更名恒舊豐王渾傳曰
時吐突承璀恩

寵特異惠昭太子薨議立儲副承璀獨排羣議屬澧王欲以威權自樹賴上明斷不惑承璀傳曰八年欲召承璀還乃罷絳相位承璀還復為神策中尉惠昭太子薨承璀建議請立澧王寬為太子憲宗不納立遂王宥崔羣傳曰憲宗以澧王居長又多內助新傳亦曰惠昭太子薨承璀請立澧王不從據實錄六年十一月承璀監淮南軍閏十二月惠昭太子薨明年承璀乃召還而新舊傳皆如此穆宗卒以此殺承璀蓋憲宗末年承璀欲廢太子立澧王耳非惠昭初薨時也

八月田懷諫年十一

論時集作十二今從實錄及舊傳

李吉甫請討魏博

新吉甫傳曰魏博節度使田季安疾甚吉甫請任薛平為義成節度

使以重兵控邢洛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於洛堂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按憲宗竟用李絳之冊不用兵而魏博平不如新傳所言今不取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十九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二十

唐紀十二

元和八年三月丙辰杖殺僧鑿虛

實錄在二月按長曆二月乙酉朔三

月甲寅朔丙辰三月三日甲子武元衡入知政事十一日也實錄脫不書月耳

七月李光進請修受降城

實錄云李光進請修東受降城兼理河防又云以中

受降城及所管騎士一千一百四十人隸于天德軍舊傳盧坦與李絳叶議以為西城張仁愿所築不可廢三者不同莫知孰是今但云受降城所闕疑也又李司空論事云中城舊屬振武有鎮兵四百人其時割屬天德交割惟有五十人人數如此不同或者一千一百四十人是三城都數耳

九年閏八月丙辰吳少陽薨

實錄少陽卒在九月已丑下壬辰上而并元齊

焚舞陽言之統紀舊紀少陽卒皆在九月按舊傳曰少陽卒凡四十日不為輟朝唐紀張弘靖請為少陽

廢朝贈官而實錄辛丑贈少陽右僕射然則已丑至辛丑才十二日耳豈容四十日不輟朝乎今從新紀

十月崔潭峻監軍實錄作談峻今從舊傳

十年三月劉禹錫為播州刺史改連州舊禹錫傳元和十年自武

陵召還宰相復欲置之郎署時禹錫作遊玄都觀詩看花君子詩語涉譏刺執政不悅復出為播州刺史

禹錫集載其詩曰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按當時叔文之黨一切除遠州刺史不止禹錫一人豈緣此詩蓋以此得播州惡處耳實錄曰中丞裴

度奏其母老必與此子為死別臣恐傷陛下孝理之風憲宗曰為子尤須謹慎恐貽親之憂禹錫更合重

於它人卿豈可以此論之度無以對良久帝改容而言曰朕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終不欲傷其所親之心明日改授禹錫連州趙元拱唐諫諍集度曰陛下

方侍太后以孝理天下至如禹錫誠合哀矜憲宗乃從之明日制授禹錫連州既而語左右裴度終愛我

切趙璘因話錄曰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城俄而柳為柳州刺史劉為播州刺史柳以劉與特親

播州最為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郡豈繫母在裴晉公進曰陛下

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愧色劉遂改為連州按柳宗元墓誌將拜疏而未上耳非已上而不許也禹

錫除播州時裴度未為相今從實錄及諫諍集

六月盜殺武元衡斬張晏等李師道客潛匿亡去舊張

弘靖傳曰初盜殺元衡京師索賊未得時王承宗邸中有鎮卒張晏輩數人行止無狀人多意之詔錄付

御史臺御史陳中師按之皆附致其罪如京中所說弘靖疑其不直驟於上前言之憲宗不聽及田弘正

入鄆按簿書亦有殺元衡者但事曖昧互有所說卒未得其實按舊呂元膺傳獲李師道將訾嘉珍問察

皆稱害武元衡者然則元衡之死必師道所為也但以元衡叱尹少卿及承宗上表詆元衡故時人皆指

承宗耳今從薛圖存河南記

七月李師道遣賊謀焚東都宮闕河南記曰賊帥訾嘉珍果於東都留

後院替召募一百餘人兼造置兵仗部署已定會門子健兒有小過被笞責之遂使兄弟一人告河南府當時飭兩縣驅丁壯悉持弓矢刀棒圍與道坊院數重賊黨迫感遞相蹂四面矢下如雨俄然殄滅因縱火焚其院宇悉為煨燼今從實錄

九月韓弘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舊傳曰弘鎮汴州當兩河

賊之衝要朝廷慮其異志欲以兵柄授之而今李光顏烏重胤實當旗鼓乃授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弘雖居統帥常不欲諸軍立功陰為逗撓之計每聞獻捷輒數日不怡其危國邀功如是按弘承宣武積亂之後鎮定一方居疆寇之間威望甚著若有異志與諸鎮連衡跋扈如反掌耳然觀其始末未嘗失臣節朝廷若疑其有異志而更用為都統則光顏重胤更受其節制非所以防之也且數日不怡有何狀可尋恐毀之過其實耳今從其可信者

十一年十一月柳公綽杖殺神策將柳氏叙訓曰公

云朝退上顧左右曰爾輩大須作意如此神策我亦畏他因話錄曰憲宗正色詰公專殺之狀公曰京兆尹在取則之地臣初受陛下獎擢軍中偏裨躍馬衝過此乃輕陛下灑不獨欺臣臣杖無禮之人不打神策軍將按公綽憲宗穆宗朝俱嘗為京兆尹此事恐有穆宗所能為叙訓之誤也今從因話錄

十二年正月淮西人輕李愬不為備舊傳曰愬沈勇

故能用其卑弱之勢出賊不意居半歲知人可用乃謀襲蔡表請濟師詔以河中鄜坊騎兵二千人益之鄭解平蔡錄曰正月二十四日甲申公至所部先是士卒經萬勝蕭陂鐵城新興之敗人心皆惴恐不敢戰公佯曰戰爭非吾所能既而陰召大將計其事是時公以表請徑襲元濟人皆笑其說乃使觀察判官王擬請師闕下詔徵義成河中鄜坊馬步共二千以補其闕據此則是始至便請益兵又二月即擒丁士良降吳秀琳是不待半歲然後知人可用舊傳恐誤然愬密謀襲蔡豈可先洩之而云以表請襲元濟人

皆笑其說則是人人知其惡非也今不取

九月愬斬淮西將孫獻忠舊傳作孫忠憲今從平蔡錄

蔡之精兵皆在洄曲舊元濟傳李祐曰元濟勁軍多在時曲按李光顏傳云董重質

奔洄曲軍李愬傳云分五百人斷洄曲路又云洄曲子弟歸求寒衣然則元濟傳誤當為洄曲

十月辛未李愬襲蔡州舊愬傳曰其月七日使判官鄭解告期於裴度十日夜以

李祐率突騎三千為先鋒愬自帥中軍三千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元濟傳曰十一月愬夜出軍令

李祐為前鋒其十日夜至蔡州城下實錄曰愬以十月將襲蔡州先七日使判官鄭解告期於裴度按

先七日即是平蔡錄所云八日甲子也而愬傳誤云七日而云十日夜帥軍行亦誤元濟傳十一月愬

出軍尤誤裴度傳十月十一日李愬襲破懸瓠城擒元濟亦誤按十月戊午朔韓愈平淮西碑云壬申愬

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即十五日也又曰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即十

乃奏到日也今從平蔡錄

十三年正月李師道謀逆命高沐與郭昉李公度諫之新傳又有郭航名按航乃牙將昉所使諫李愿者非幕僚同諫者也今從河南記

十一月田弘正度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河南記云營於陽穀

西北今皇帝春好富海州以如也

十四年四月皇甫鏞之黨擠裴度舊傳曰鏞為宰相李逢吉令狐楚合

勢擠度故出鎮按逢吉時在東川楚在昭義皆不為相今不取

十五年正月帝暴崩時人言陳弘志殺逆實錄但云

明宮之中和殿舊紀曰時帝暴崩皆言內官陳弘志弒逆史氏諱而不書王守澄傳曰憲宗疾大漸內官

陳弘慶等弒逆憲宗英武威德在人內官祕之不敢除討但云藥發暴崩新傳曰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

武帝於中和殿裴廷裕東觀奏記云宣宗追恨光陵商臣之酷郭太后亦以此暴崩然茲事曖昧終不能測其虛實故但云暴崩

十月王承元年二十舊傳作年十八按承元太和七年卒年三十三則於今年二十

矣今從實錄

鄭覃崔郾等諫宴樂畋遊舊傳曰上即位荒於禽酒坐朝常晚郾與同列

鄭覃等延英切諫上甚嘉之畋遊稍簡杜牧郾行狀曰穆宗皇帝春秋富盛稍以畋遊聲色為事公晨朝

正殿揮同列進而言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之治之亂懸於陛下自山以東百城千里昨

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憔悴蓄積無有願陛下稍親政事天下幸甚誠至氣直天子為之動容歛袖慰而謝之按是時未失山東杜牧

直取穆宗時事文飾以為郾諫辭耳新傳承而用之皆誤也今從實錄

丁公著對宴樂非佳事實錄明年二月景子觀神策雜伎因云上嘗召公著問云

云舊紀遂云其日上歡甚顧公著云云此誤也今因覃等諫荒宴事言之

李光顏救涇州舊傳光顏救涇州事在十四年今從實錄

十一月鄭覃宣慰鎮州王承元與柏耆論諸將舊承元傳

曰承元與柏耆召諸將於館驛論之斬李寂等軍中始定舊鄭覃傳曰王承元移授鄭滑鎮之三軍留承

元不能赴鎮承元乞重臣宣諭乃以覃為宣諭使初鎮卒辭語不遜覃至宣詔諭以太義軍人釋然聽命

按實錄辛亥田弘正奏今月九日王承元領兵二千人赴滑州討覃於時猶未能到鎮州作傳者推以為覃功耳今

從承元傳

穆宗長慶元年二月劉總乞棄官為僧舊溫造傳曰長慶元年奉

使河朔稱旨遷殿中侍御史既而幽州劉總請以所郊九州聽朝旨穆宗遷可使者或薦造乃拜起居舍

人充太原鎮州幽州宣諭使造初至范陽劉總具橐
鞬郊迎乃宣聖旨示以禍福總俯伏流汗浩兵加於
頸矣及造使還總遂移家入覲按實錄長慶元年正
月己巳以造為太原鎮州等道宣慰使二月己卯劉
總奏乞為僧計造奉使尚未還三月癸亥總已卒八
月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温造為起居舍人充鎮州四
面諸軍宣慰使造前以京兆司錄宣慰
兩河衆推其材故有是命舊傳誤也

三月總以印節授張玘新傳曰總以節付張臯臯玘
之兄為涿州刺史總之妻父
也按實錄幽州留後張玘奏總以剃髮
為僧不知所在然則不以節付臯也

四月詔黜鄭勣等鄭覃傳曰勣長慶元年登進士
甲科此蓋言其始者登科耳

七月幽州軍亂殺張宗元舊傳作張宗
厚今從實錄

又殺張徹實錄徹到職纔數日軍人不之殺與弘靖
同館處之後數日軍人恐徹與弘靖為謀

將移之他所徹自疑就戮因抗聲大罵復遇害舊傳

引置館中徹不知其心遂索弘靖所在大罵軍人亦

為亂兵所殺韓愈徹墓誌曰徹累官至范陽府監察

御史長慶二年今牛宰相為中丞奏君為御史其府

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臣始至孤怯須彊佐乃濟發

半道有詔以君還之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

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無庸殺置之帥所

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

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

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張御史忠義必

為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以衆出君君出

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

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鴟
鷂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
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
叔瘞之以俟據舊傳徹以弘靖囚時被殺實錄云後
數日墓誌云居月餘三書各不同按此月丁巳弘靖
已貶官月餘則離幽州
矣今從實錄參以墓誌

再貶張弘靖吉州刺史舊傳貶撫州刺史按明
年乃改撫州今從實錄

田弘正遣魏兵歸舊弘正傳云七月歸卒於魏州王庭湊傳云六月魏兵還鎮崔俊傳

日遣魏卒還鎮不數日而鎮州亂今從之

十一月薛平斬馬廷峯河南記曰韓國公之節制青州也長慶元年詔徵數道兵

馬且問罪於常山平盧發二千餘人駐於無棣臨當回戈青州所駐兵部內隊長有馬士端者殺其首領

遂驅所部士卒兼招召迫脅比到博昌已萬餘人便謀入青州有日矣韓公聞之便議除討大將等進計

日彼賊者兇頑一卒無經遠之謀可令給以尚書已赴闕亭三軍將吏皆延頸以待留後賊必信之懈然

無備可伏甲而虜之韓公大然其策於是賊心不復疑貳翌日引兵而來遂於城北三十餘里三面伏兵

賊衆果陷於我圍信旗一麾步騎雲合賊衆驚擾不知所為悉皆降伏遂令投戈釋甲驅入青州矯今還

家待以不死遂條其數目明立簿書三千二千各屯一處霜刃齊發蟻衆湯消二萬餘人同命一日賊帥

馬士端潰圍奔走尋於鄒平渡口追獲磔於城北於是具列其狀以上聞旋除左僕射兼御史大夫

傳明年二月平加僕射舊傳云封魏國公河南記作韓公

二年正月白居易言諸道兵計十七八萬白集作七

無此數恐是十萬八萬誤耳

二月元稹同平章事資錄以御史中丞牛僧孺為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李德裕為御

史中丞舊李德裕傳元和初用兵伐叛始於杜黃裳誅蜀吉甫經畫欲定兩河方欲出師而卒繼之元衡

裴度而韋貫之李逢吉沮議深以用兵為非而韋李相次罷相故逢吉常怒吉甫裴度而德裕於元和時

久之不調逢吉僧孺宗閔以私怨恒排擯之時德裕與李紳元稹俱在翰林以學識才名相類情頗款密

逢吉之黨深惡之其月罷學士出為御史中丞按德裕元和和中揚歷清要非為不調此際元稹入相逢吉

在淮南豈能排擯德裕蓋出於德裕黨人之語耳今不取

裴度為司空東都留守

舊紀傳皆云度守司徒為東都留守實錄此云司徒後領

淮南及拜相皆云司空新書度自檢校司空為守司空東都留守及領淮南乃為司徒蓋實錄此月誤紀傳遂因之新傳後云司徒亦誤今據實錄除淮南及拜相制書自此至罷相止是守司空舊裴度傳又曰元稹為相請上罷兵洗雪廷湊克融解深州之圍蓋欲罷度兵柄故也按此月甲子雪廷湊辛巳稹為相蓋稹未為相時勸上也

劉悟諷軍士作亂

實錄監軍劉承借頗恃恩侵權嘗對眾辱悟又縱其下亂灋悟不能

乎異日有中使至承借宴之請悟悟欲往左右皆曰往則必為其困辱矣軍眾因亂悟不止之遂擒承借殺其二僕欲并害承借悟救之獲免新劉悟傳曰承借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質責悟悟即攜兵退匿承借囚之新直言傳張問作張文杜牧上李司徒書亦云其軍大亂殺磁州刺史張文又云文既

所為耳今承借名從實錄汶名從杜書

三月王智興逐崔羣

實錄羣累表請追智興授以它官事未行詔班師智興帥眾斬

關而入舊智興傳亦同舊羣傳則曰羣以智興早得上心表請因授智興旄鉞寢不報智興回戈城內皆是父兄開關延入今兼取之

李光顏乞歸許州

舊光顏傳曰光顏以朝廷制置垂方賊帥連結未可朝夕平定事若

差跌即前功悉弃乃懇辭兼鎮尋以疾作表祈歸鎮朝廷果以討賊無功而赦廷湊今從實錄

四月張平叔請官自糶鹽韓愈韋處厚言不可

實錄因三

月壬寅平叔遷戶部侍郎事遂言變鹽灋及處厚駁議按韓愈時奉使鎮州猶未還又壬寅二月十一日愈論鹽灋狀云奉今月九日救不

五月于方客王昭于友明

實錄初作于友明後作于啓明舊元稹傳作王友明後實錄之初

李賞告于方結客刺裴度

舊裴度傳曰初度與李逢吉素不協度自太原入朝

而惡度者以逢吉善於陰計定能搆度乃自襄陽召逢吉入朝為兵部尚書度既復知政事而魏弘簡劉承借之黨在禁中逢吉用族子仲吉之謀因醫人鄭注與中尉王守澄交結內官皆為之助五月左神策軍奏告事人李賞稱于方受元稹所使結客欲刺裴度按惡度者不過元稹與宦官彼欲害度其術甚多何必召逢吉又如所謀則稹當獲罪非所以害度也又逢吉若使李賞告之下御史按鞠賞急必連引逢吉非所以自謀也蓋賞自告耳非逢吉教令也

七月壬辰宣武軍亂逐李愿

實錄戊戌汴州監軍使李愿按李愿若以六月四日夜軍亂節

日方奏到京師疑實錄七月誤為六舊紀止用此奏到日今從愿傳七月四日

九月竇易直誅王國清及其黨二百餘人

舊易直傳
鳳州兵為亂先事有告者乃收國清下獄其黨大呼入獄中篡取國清而出之因欲大剽易直謂將吏曰能誅為亂者每獲一人賞千萬眾喜倒戈擊亂黨擒國清等二百餘人皆斬之今從實錄

十二月立景王湛為太子

劉軻牛羊日曆曰穆宗不念宰臣議立敬宗為皇太子

于時牛僧孺懷異圖欲立諸子僧孺乃昌言於朝曰梁守謙王守澄將不利於上又使楊虞卿漢公輩宣言於外曰王守澄欲謀廢立又令其徒於街衢門牆上施榜每於穆宗行幸處路傍或苑內草間削白而書之冀謀大亂其兇險若此此出於朋黨之言不足信也

三年三月牛僧孺同平章事李德裕出為浙西觀察

使舊德裕傳曰初李逢吉自襄陽入朝夕密賂纖人相既得權位銳意報怨時德裕與僧孺俱有相望逢吉欲引僧孺懼紳與德裕禁中阻之九月出德裕浙

西尋引僧孺同平章事繇是交怨愈深蓋德
俗以此疑怨逢吉未必皆出逢吉之意也

五月柳公綽誅舞文吏

柳民叙訓曰公為襄陽節度
使有名馬人爭畫為圖圍人
潔其驥尾被蹴致斃命斬於鞠場賓吏請曰圍人滿
之不至良馬可惜公曰有良馬之貌舍駑馬之性必
殺之有齊縗者哭且獻狀曰遷三世十二喪于武昌
為津吏所遏不得出公覽狀召軍候擒之破其十二
柩皆實以棺木時歲險鄰境尤甚人以為神明之政
按韓愈與公綽書曰殺所乘馬以祭踈死之士乃在
罪岳時事敘訓舊傳皆誤也察齊
縗者乃是閑糶非美事今不取

七月南詔勸利卒立豐祐

實錄九月辛酉南詔王立
佗進其國信歲末又云南
詔請立蒙勸利之弟豐祐云
立佗者蓋誤也今從新傳

九月李逢吉結王守澄

李讓夷敬宗實錄曰逢吉用
族子仲言之謀因鄭注與守
澄潛結上於秉官且言逢吉實立殿下上深德之
日張又新李續皆逢吉蕃僚時又新為右補闕

度支員外郎劉昫承之為逢吉傳亦言逢吉令仲言
駁注求結於守澄仲言辯誦多端守澄見之甚悅自
是逢吉有助事無違者其李訓傳則云訓自流所還
丁母憂居洛中時逢吉為留守思復為相乃使訓因
鄭注結王守澄然則逢吉結守澄乃在文宗時非穆
宗時也二傳自相違逢吉結守澄要為不誣然未必
因鄭注李讓夷乃李德裕之黨思逢吉欲重其罪使
與李訓鄭注皆有連結之迹故云用訓謀因注以交
守澄耳又張又新李續之為逢吉蕃僚乃
在逢吉再鎮襄陽後於此時未也今不取

十月李紳為戶部侍郎

穆宗實錄曰紳性險果交結
權倖自以望輕頗忌朝廷有
名之士及居近署封植已類以樹黨援進修之士懼
為傷毒疾之常指鈞衡欲逞其私志時宰病之因以
人情上論諫官歷獻疏方有江西之命行有日矣因
延英對辭又泣請留侍故有是拜人請憂駭此蓋修
穆宗實錄者惡紳故毀
之如是今從敬宗實錄
四年二月韋處厚上疏救李紳
處厚傳曰敬宗即位
李逢吉用事素惡李

紳乃構成其罪禍將不測處厚乃上疏云云帝悟其
事紳得減死貶端州司馬今從實錄處厚上疏在紳
貶端
州後

三月劉栖楚叩頭諫晚朝實錄曰莊周云為善無近

為近名之善即必忍為近刑之惡栖楚本王承宗小
吏果敢有聞逢吉擢而用之蓋取其鷹犬之功耳夫
諫諍之道是豈能知之乎即如比干剖心當文王與
紂之事也朱雲拆檻恐漢氏之為新室也時危事迫
不得不然故忠臣有死諫之義至如上年少嗜寢坐
朝稍晚蓋宰臣密勿諫官封事而可止者也豈在暴
揚而數激訐於羽儀之前致使上疑死諫為不難謂
細事皆當碎首從此遂不覽章疏卒有克明之難實
栖楚為兆之况諫辭皆奉黨所作而使栖楚道之哉
賣前直而資後詐殊可歎駭按李讓夷此論豈非惡
極楚而疆毀之
邪今所不取

四月八關十六子按宰相之門何嘗無特所親愛之

怨疾之巧立品目以相譏誚此乃古今常態非獨逢
吉之門有八關十六子也舊逢吉傳以為有求於逢
吉者必先經此八人納賂無不如意亦恐未必然但
逢吉之門險詖者為多耳此皆出於李讓夷敬宗實
錄按栖楚為吏敢與王承宗爭事此乃正直之士何
得為佞邪之黨哉蓋讓夷德裕之黨
而栖楚為逢吉所善故深詆之耳

敬宗寶曆元年正月牛僧孺為武昌節度使皇甫松

日曆曰太牢既交惡黨潛豫姦謀太牢乃元和中青
衫外郎耳穆宗世因承和薦不三二年位兼將相憲
宗仙駕至灞上以從官召知制誥當時宰臣未盡兼
職而獨綜集賢史館兩司出鎮未盡佩相印而太牢
同平章事出夏口夏口去節十五年出太牢而加節
馬太牢早孤母周氏治蕩無檢鄉里云兄弟羞根乃
令改醮既與前夫義絕矣及貴請以出母追贈禮云
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又曰不為伋也
妻者是不為白也母而李清心妻配牛幼簡是夏侯
銘所謂魂而有知前夫不納於幽壤歿而可作後夫

必訴於玄寧使其母為矢行無適從之鬼上聞聖朝
下欺先父得曰忠孝智識者乎作周泰行紀呼德宗
為沈婆兒謂睿真皇太后為沈婆此
乃無君甚矣此朋黨之論今不取

八月庚戌劉悟暴疾薨子從諫匿喪賈直言責之據
絳疏云悟八月十日得病計是
日便死故置此餘從杜牧書

十一月李絳請除昭義師李逢吉王守澄不用其謀
實錄從諫以金幣賂當權者舊從諫傳曰李逢吉
王守澄受其賂曲為奏請事有無難明今不取

二年正月張權輿言裴度名應圖識舊逢吉傳曰寶
請入覲逢吉之黨坐不安席如矢攢身乃相與為謀
欲阻其來張權輿撰非衣小兒之謠傳於閭巷言度
相有天分名應謠識而韋處厚於上前解析言權輿
所撰之言按權輿若撰謠言當更加以惡言不止云
天上口被驅逐而已蓋民間先有此
謠權輿因言度名應謠識非撰之也

十一月癸卯百官謁見江王甲辰見諸軍使魏暮言文
見軍使事承見百官下不
云別日今從敬宗實錄

文宗大和二年閏月元志沼討李同捷實錄或作干
志沼或作元志紹舊紀作开志
沼新紀傳作元志沼今從之

馬植勛之子舊傳勛作燠誤也
勛事見德宗實錄

三年五月壬寅加李載義平章事實錄作
貶柏耆循州司戶庚寅誤
實錄四月李祐收德州同捷請降

百入滄州祐從之耆徑入滄收同捷與其家屬赴京
師又詔曰假勢張皇乘險縱恣指揮彈壓奏報茂聞
擅入滄州專殺大將補置逆校潛送兇渠舊傳曰滄
德平諸將害耆邀功爭上表論列上不獲已貶循州

司戶新傳曰同捷請降祐使萬洪代守滄州同捷未
出也耆以三百騎馳入滄以事誅洪與同捷朝京師

既行謀言王廷湊欲以奇兵劫同捷者遂斬其首以獻諸將疾耆功比奏橫詆文宗不獲已貶耆循州司戶參軍蓋耆張皇邀功則有之然諸將疾之而論奏文宗不得已而貶黜亦其實也至於賜死則因馬國亮奏其受同捷奴婢綾絹故也

六月王庭湊請納景州

按景州本隸橫海蓋因李同捷之亂庭湊據有之同捷既

平庭湊懼而復進之也

魏博軍亂殺史憲誠奉何進滔知留後

新進滔傳曰進滔下令曰

公等既迫我當聽吾令衆唯唯執殺前使及監軍者疏出之凡斬九十餘人釋脅從者素服臨哭將吏皆入叩詔拜留後按進滔結王庭湊以拒李聽又襲擊聽大破之安能如是新傳蓋據柳公權進滔德政碑云公謂將士曰既迫以為長當謹而聽承命都將總事者諭之曰害前使與監軍兇黨籍其姓名仍集之於庭無使漏網卒獲九十三人白黑既分善惡無誤會衆顯戮共存咸悅公於是素服而哭將吏皆

恐涉溢美之辭耳今從舊傳

十二月南詔陷成都外郭杜元穎保牙城

實錄寇及牙城元穎

方覺按實錄十一月丙申元穎奏南詔入寇元已奏圍清溪關十二月丙辰奏官軍失利蠻陷邛州至此乃云寇及子城元穎方覺知似尤之太過今不取

四年二月李絳為亂兵所害

新傳曰楊叔元素疾絳遣人逆說軍士曰將收

募身而還為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擢節登陴或言鍵城可以免絳不從遂遇害實錄絳召諸宰以詔旨諭而遣之發廩麥以賞衆皆怏怏而退出壘門衆有請辭監軍者而監軍使楊叔元貪財怙寵素怨絳之不奉已與絳為隙矣至是因以賞薄激之散卒遂作亂今從之

六月裴度為司徒平章軍國重事

寶曆二年度入相時備守司空自後

未嘗遷官至此實錄直言司徒裴度按制辭云遷秩上公式是殊寵又云宜其首贊機衡弘敷教典蓋此

時方遷司徒實錄先
去司徒裴度誤也

五年二月宋申錫引王璠為京兆尹按舊璠傳去年七月為京兆尹

十二月遷左丞故申錫得
罪時京兆尹乃崔瑄也

五月李德裕索南詔所掠百姓得四千人德裕西南備邊錄曰

南詔以所虜男女五千三百六十四人歸于我舊傳

已又遣人入南詔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巧四千
餘人復歸成都按實錄云約四千人今從之

八月牛僧孺言得維州未能損吐蕃舊僧孺傳載僧孺語曰今論董

勃纔還劉元鼎未至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八月大
理御劉元鼎使吐蕃回文宗實錄大和六年三月吐

蕃遣論董勃藏入見不言元鼎再奉使杜
牧僧孺墓誌亦無董勃等右蓋舊傳誤也

六年二月回鶻招禮可汗為其下所殺子胡特勒立

舊傳云七年三月回鶻李義將駝馬到且報可
汗三月二十七日薨已冊親弟薩特勒廢朝三日今

從新傳
七年正月劉從諫歸鎮心輕朝廷補國史日文宗朝

甚厚自謂河朔近無比倫頗矜臣節文武百辟盡湊
其門從諫廣行金帛賂諸權要求登台席人情多可

相國李公固言獨無一言從諫欲市其歡王不可染
欲諛其意水不可穿門館不敢導其誠懇遇休假謁

於私第投誠歷懇至於再三相公正色謂曰僕射先
君以東平之功鎮路二十餘年及即世之後僕射擅

領戎務坐邀朝命朝廷以先君勲績不絕賞延任居
藩閫位劇南宮豈是恩澤降於等倫欲以何事効忠

報國僕射若請邊陲一鎮大展籌謀拓境復疆乃為
勲業朝廷豈不以衮職之重命賞封功區區躁求一

何容易某比謂僕射英雄忠義首冠藩臣今求佩相
印擁節旄榮歸舊藩亦河朔尋常倔疆之臣所措履

也忠節安在深為解體從諫矍然噤口無詞再拜趨
出然從諫厚賂倖臣旬日間果以本官加平章事遽

辭歸鎮宰相錢於郵亭李相公謂曰相公少年昌盛
勉報國恩幸望保家勿殃後嗣從諫以笏叩額灑淚
而辭及至本鎮謂從事將校曰昨者入覲闕庭遍觀
朝德唯李公峻直貞明凜然可懼真社稷之重臣也
按回言此年未為相
其說妄也今從實錄

徐州卒驕高瑀不能制杜牧上崔相公書曰高僕射

流拜于堂下此蓋文士筆快耳未必然也

七月加楊志誠檢校右僕射舊傳曰朝廷納裴度言

再遣使加尚書右僕射按此時度為襄陽節度使舊傳恐誤今從實錄

九月王守澄奏鄭注為神策判官開成紀事曰五年

由鎮邠邠以與注姻懿之故奏為軍司馬路經奉天防遏使御史大夫王從亮薄其為人不為之禮注毀

從亮於守澄竟為守澄誣搆法杖投荒未幾文亮後

注忌其權勢因辟為節度副使注忌其權勢因辟為節度副使

會上年愈大和七年十一月驛徵之赴闕偶遭其時聖體獲愈上悅之自此恩寵漸隆凡臺省府縣軍戎

莫不從風七年九月十三日侍御史李欵彈奏注內通敕使外連朝臣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晝伏夜動于

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城社轉固恐為禍貽罪不容誅理合顯戮其鄭注請付有司時王涯重處台

司注之所致又慮守澄黨援遂寢不行注潛遁軍司矣李德裕文武兩朝獻替記曰八年春暮上對宰臣

歎天下無名醫便及鄭注精於服食或欲寘於翰林伎術院或欲令為左神策軍判官注自稱衣冠皆不

願此職守澄遂託從諫奏為行軍司馬及赴職宗閱又自山南令判官楊儉至澤潞路與從諫要約令却薦入今從實錄

